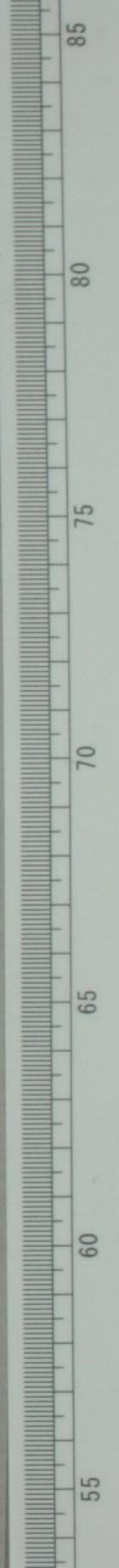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109



文庫 11
D 292
109

宋史卷四百七十

列傳第二百二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權國史碩經廷事都總裁脫脫等備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德郎右春坊右管國子監司業事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倭幸

弭德超

侯莫陳利用

趙贊

王黼

朱勔

王繼先

曾覲

龍大淵附

張說

王抃

姜特立

燕熙載附

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女

萬曆二十七年刊

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主亦有
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機爲患
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噫城以求狐灌社以索鼠亦
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佞幸所不免也太宗有弭
德超趙贊孝宗有魯覲龍大淵二君固不可謂非剛明
之主也作佞幸傳

弭德超滄州清池人李符李琪薦之給事太宗晉邸太
宗卽位補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遷酒坊使杭州兵馬
都監又爲鎮州駐泊都監初太宗念邊戍勞苦月賜士
卒銀謂之月頭銀德超乘間以急變聞於太宗曰樞密

使曹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臣從塞上來聞士卒言月
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餒死矣又巧誣彬他事上
頗疑之出彬爲天平軍節度以王顯爲宣徽南院使德
超爲宣徽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德超潛曹彬事成期
得樞密使乃爲副使又柴禹錫與德超官同先授班在
其上故德超視事月餘稱病請告居常快快一日詎顯
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
汝等何人反在我上更令我効汝輩所爲我實耻之又
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守執爲汝輩所眩惑顯
告之太宗怒命膳部郎中知雜肱中正就第鞠德超具

伏下詔奪官職與其家配隸瓊州禁錮未幾死

侯莫陳利用益州成都人幼得變幻之術太平興國初賣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宗卽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卽授殿直累遷崇儀副使雍熙二年改右監門衛將軍領應州刺史三年諸將北征以利用與王侁並爲并州駐泊都監擢單州刺史四年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遂橫恣無復畏憚其居處服玩皆僭乘輿人畏之不敢言會趙普再入中書廉知殺人及諸不法盡奏之太宗遣近臣案得姦狀欲貸其死普固請曰陛下不誅是亂天下

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遂下詔除名配商州禁錮初籍其家俄詔還之趙普恐其復用因殿中丞竇誼嘗監鄭州權酷知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帶用紅黃羅袋澶州黃河清鄭州用爲詩題試舉人利用判試狀言甚不遜召誼至中書詰實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副使宋沆籍利用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怒令中使鸞殺之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出濘換馬比追及之已爲前使誅矣

趙贇并州人性險詖辯給好言利害初爲軍小吏與都

校不協因誣營中謀叛劉繼元屠之無遺類稍署贊右
職太原平隸三司爲走吏又許本司補殿直太宗頗任
之遷供奉官閣門祗候提舉京西陝西數州錢帛發撫
甚衆又自乞捕盜至末興得兵士盜錢二百欲磔諸市
知府張齊賢奪而釋之太宗命御史臺按問停替官數
月復令專鈎校三司簿令贊自選吏十數人爲耳目專
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白之太宗以爲忠無他腸
中外益畏其口會改三司官屬以贊爲西京作坊副使
度支都監時又有鄭昌嗣者宣州人亦起三司役吏稍
遷侍禁奉使西川因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太宗嘉其

直會市物吏因緣爲姦列肆屢謁開封訴之乃置雜買
務使昌嗣監之昌嗣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贊
親比相表裏累遷至西上閣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旣
得聯事由是益橫恣所爲皆不法太宗頗知之以問左
右皆畏二人無敢言其惡至道元年上元節京城張燈
太宗以上清宮成臨幸贊與昌嗣邀其黨數人携妓樂
登宮中玉皇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宦者不能止以其事
聞太宗大怒并摠諸事下詔奪贊官許携家配隸房州
禁錮卽日驛遣之昌嗣黜唐州團練副使不署事旣數
日並賜死於路太宗謂侍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荆棘

書侍郎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別賜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罷方田毀辟雍筭學併會要六典諸局汰省吏減遙郡使橫班官奉入之半茶鹽鈔法不復比較富戶科抑一切蠲除之四方翕然稱賢相旣得位乘高爲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儻儼禁省誘奪徽猷閣待制鄧之綱妾及以罪竄之綱嶺南加少保太宰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御史陳過庭乞盡罷以御前使喚爲名冗官京西轉運使張汝霖請罷進西路花果帝旣納黼復露章劾之兩人皆徙遠郡睦寇方臘起黼方文太平不以告蔓延彌月遂攻破六郡帝遣童貫督秦甲十萬始平之猶以功轉少傅又進少師貫之行也帝全付以東南一事謂之曰如有急卽以御筆行之貫至具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卽命其僚董耘作手詔若罪已然且有罷應奉局之令具民大悅貫平賊歸黼言於帝曰臘之起由茶鹽法也而貫入姦言歸過陛下帝怒貫謀起蔡京以間

不能絕其類在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焉叅
知政事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之前世
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
小人爲自安計加贊昌嗣之類奔走賤吏不足言也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初名甫後以同東漢宦官賜
名黼爲人美風姿目睛如金有口辯才踈雋而寡學術
然多智善佞中崇寧進士第調相州司理叅軍編脩九
域圖志何志同領局喜其人爲父執中言之薦擢校書
郎遷符寶郎左司諫張商英在相位寢失帝意遣使以
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

商英京復相德其助已除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
丞自校書至是財兩歲黼因執中進廼欲去執中使京
顓國遂疏其二十罪不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京與
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怒徙爲戶部尚書大農
方乏將以邦用不給爲之罪旣而諸班禁旅賚犒不如
期詣左藏鼓譟黼聞之卽諸軍揭大榜期以某月某日
衆讀榜皆散京計不行還爲學士進承旨遭父憂闋五
月起復宣和殿學士賜第昭德坊故門下侍郎許將宅
在左黼父事梁師成稱爲恩府先生倚其聲焰逼許氏
奪之白晝逐將家道路憤歎復爲承旨拜尚書左丞中

黼黻懼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結女真共圖燕大
臣多不以爲可黼曰南北雖通好百年然自累朝以來
彼之慢我者多矣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弗取女真
必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雖向其言然以兵屬
貫命以保民觀釁爲上策黼復折簡通誠於貫曰太師
若北行願盡死力時帝方以睦寇故悔其事及黼一言
遂復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之樞密
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竟買空城
五六而奏凱率百僚稱賀帝解玉帶以賜優進太傅封
楚國公許服紫花袍賜從儀物幾與親王等黼議上尊
號帝曰此神宗皇帝所不敢受者也却弗許始遼使至
率迂其驛程燕犒不示以華侈及黼務於欲速令女真
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張宴其居輒陳尚方錦繡金玉
瑰寶以誇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身爲三公位元宰至
陪扈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欽宗在東
宮惡其所爲鄆王楷有寵黼爲陰畫奪宗之策皇孫諶
爲節度使崇國公黼謂但當得觀察使召宮臣耿南仲
諭指使草代東宮辭諶官奏竟奪之蓋欲以是撼搖東
宮帝待遇之厚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爲書亭堂榜
九有玉芝產堂柱乘輿臨觀之梁師成與連墻穿便門

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還宮黼眷頓熄尋命致仕欽宗受禪黼惶駭入賀閣門以上旨不納金兵入汴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山方挾宿怨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輔固村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卽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議者不以誅黼爲過而以天討不正爲失刑云

朱勛蘇州人父冲狡獪有智數家本賤微庸於人梗悍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貸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設肆賣藥病人服之輒效遠近輻湊家遂富因循蒔園

園結游客致往來稱譽始蔡京居錢塘過蘇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冲不可京以屬郡守郡守呼冲見京京語故冲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明年召還挾勛與俱以其父子姓名屬童貫竄置軍籍中皆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勛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率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始極盛舳舻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宮良嶽成奇卉異植充牣其中

勛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徐鑄應安道王仲閎等濟其惡竭縣官經常以爲奉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未卽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卽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徹屋扶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斲山輦石程督峭慘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旣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截諸道糧餉網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轅州縣道路相視以目廣濟卒四指揮盡給輓士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帝願抑其太甚考帝亦病其擾乃禁用糧網船戒伐冢藏毀室廬毋得加黃封帕蒙人園囿花石凡十餘事聽勛與蔡倫等六人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勛小戢旣而采甚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悉買賜予已合數百家期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廟嘗殿奉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後通刺請勛主趙霖建三十六浦牖興必不可

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勛益加苛虐吳越不勝其苦徽州盧宗原竭庫錢遺之引爲發運使公肆培克園池擬禁籩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子汝賢等招呼鄉州官寮願指目攝皆奔走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誅勛爲名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黜勛父子弟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平勛復得志聲焰熏灼衷入穢夫候門奴事自直祕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京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歷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一門盡爲顯官賜僕亦至金紫天下爲之扼腕靖康之難欲爲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邀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勛得官者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卽所至斬之

王繼先開封人姦黠善佞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寢貴寵世號王醫師至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尋以覃恩改授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柔奏繼先以雜流易前班則自此轉行無礙深恐將帥解體帝曰朕頃

胃海氣繼先診視有奇效可特書讀直柔再駁命乃寢
既而特授榮州防禦使太后有疾繼先診視有勞特補
其子悅道爲閣門祗候尋命繼先主管翰林醫官局力
辭是時繼先用事中外切齒乃陽乞致仕以避人言詔
遷秩二等許回授俄除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詔餘人
毋得援例具貴妃進封推恩遷奉寧軍承宣使特封其
妻郭氏爲郡夫人繼先遭遇寇絕人臣諸大帥承順下
風莫敢少忤其權勢與秦檜埒檜使其夫人詣之叙拜
兄弟表裏引援遷昭慶軍承宣使又欲得節鉞使其徒
張孝直等校本草以獻給事中楊椿沮之計不行繼先
富埒王室子弟通朝籍總戎密姻戚黨與盤據要途數
十年間無能挫之者金兵將至劉錡請爲戰備繼先乃
言新進主兵官好作弗靖若斬一二人和好復固帝不
懌曰是欲我斬劉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略
謂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宮
奪良家婦女爲侍妾鎮江有媚妙於歌舞矯御前索之
淵聖成喪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自金
使來日輦重寶之具興爲避走計陰養惡少私置兵甲
受富民金薦爲閣職州縣大獄以賂解免誣姦姪淫加
之黥隸又於諸處佛寺建立生祠凡名山大刹所有大

半入其家此特舉其大者其餘擢髮未足數也奏入詔
繼先福州居住其子安道武泰軍承宣使守道朝議大
夫直徽猷閣悅道朝奉郎直祕閣孫錡承議郎直祕閣
並勒停放還良家子爲奴婢者凡百餘人籍其貲以千
萬計鬻其田園及金銀並隸御前激賞庫其海舟付李
寶天下稱快方繼先之怙寵奸法帝亦知之故晚年以
公議廢之遂不復起孝宗卽位詔任便居住毋至行在
淳熙八年卒

魯覲字純甫其先汴人也用父任補官紹興三十年以
寄班祗候與龍大淵同爲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大淵
自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而覲自武翼郎除帶御
器械幹辦皇城司諫議大夫劉度入對首言二人潛邸
舊人待之不可無節度又因進故事論京房右顯事大
淵遂除知閣門事而覲除權知閣門事度言臣欲退之
而陛下進之何面目尚爲諫官乞賜貶黜中書舍人張
震繳其命至再出知紹興府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論二
人市權旣而給舍金安節周必大再封還錄黃時張燾
新拜叅政亦欲以大淵覲決去就力言之帝不納燾辭
去遂以內祠兼侍讀劉度奪言職權工部侍郎而二人
仍知閣門事必大格除目不下尋與祠二人除命亦寢

未幾卒以大淵爲宜州觀察使知閣門事覲文州刺史
權知閣門皆兼皇城司不數月間除命四變劉度出知
建寧府尋放罷群臣旣以言二人得罪去侍御史周操
章十五上不報自是覲與大淵勢張甚士大夫之寡耻
者潛附麗之帝嘗令大淵撫慰兩淮將士侍御史王十
朋言大淵銜命撫師非出朝廷論選之公有輕國體時
又有內侍押班梁珂者三人表裏用事及珂以罪出右
正言龔茂良入對首論二人害政甚珂百倍陛下罷行
一政事進退一人才必掠美自歸謂爲已力或時有少
過昌言於外謂嘗等之而不見聽羣臣章疏留中未出
間得窺見出以語人有司條陳利害示以副封公然可
否若夫交通賄賂干求差遣特其小者耳願特出威斷
並行罷去先是江浙大水詔侍從臺諫陳闕政著作郎
劉夙上封事曰陛下與覲大淵輩觴詠唱酬字而不名
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嚴法守裁僥倖當自宮
掖近侍始茂良時爲監察御史亦言水至陰其占爲女
寵爲嬖佞爲小人蓋專指左右近習也帝諭以二人皆
潛邸舊人非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諍杜門不出不
預外事宜退而訪問茂良再上疏言德宗不知盧杞之
姦邪此其所以姦邪也大淵覲所爲行道之人能言之

特陛下未之覺耳疏入不報茂良待罪除太常少卿五
辭不拜出知建寧府一日右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
聞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
人告俊卿即以語宰相葉顥魏杞而已獨奏之且以邁
語質之帝前帝怒卽出二人於外於是遷大淵爲江東
總管覲爲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覲福
建乾道四年大淵死覲尙在福建帝憐欲召之樞密劉
珙奏曰此曹奴隸爾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
友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帝納珙言
命遂寢旣而覲垂滿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

之臺臣上疏論之不報十六學錄魏揆之亟上封事論列
且見俊卿切責之揆之得台州教官以出覲至龍山已
久伺揆之去然後入國門會虞允文使蜀還與俊卿同
奏覲不可留帝曰然留則累朕卒除浙東副總管未幾
以墨詔進覲一官爲觀察使中書舍人繳還不因事除
拜必有人言帝不聽俊卿曰不爾亦須有名會汪大猷
爲賀金正且使俾覲副之比還遷一秩而竟申浙東之
命且戒閣門吏趣朝辭覲由是怏怏而去六年夏俊卿
罷政十月覲以京祠召七年立皇子覲以伴讀勞升承
宣使八年姚憲爲賀金國尊號使覲副之歸除武泰軍

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厚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司四年
覲欲以文資官其子孫帝遣中使至省中具使相奏補
法龔茂良時以參政行丞相事遽以文武官各隨本色
蔭補法繳進覲大怒茂良退朝覲從騎不避茂良執而
撻之待罪乞出不許戶部員外郎謝廓然忽賜出身除
侍御史廓然言論茂良以資政殿學士知鎮江章再上
鐫罷言之不已貶英州皆覲所使也覲前雖預事未敢
肆至是責逐大臣士始側目重足矣廓然既以擅權罪
茂良從班有韓彥古者覲之姻廓然之黨遂獻議助之
使人主疑大臣而信近習至是益甚六年二月帝幸佑

聖觀召宰臣史浩及覲同賜酒是歲加覲少保醴泉觀

使時周必大當草制人謂其必不肯從及制出乃有敬
故在尊賢之上之語士論惜之覲始與龍大淵相朋及
大淵死則與王抃甘昇相蟠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之
門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徐本中由小使臣積階至
刺史知閣門事換文資為右文殿脩撰樞密都承旨賜
三品服俄為浙西提刑尋以集英殿脩撰奉內祠是二
人者皆覲所進也著作郎胡晉臣因轉對極論近習怙
權之害遂出知濮州南康守朱熹應詔上書其言尤力
有曰一二近習之人蠱惑陛下心志所謂宰相師傳賓

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疏入帝怒諭令分析丞相趙雄言之事遂止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首言曾覲王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才皆以中批行之帝曰瑣細差遣或勉循之至於近上之除此輩何敢預俊卿入辭又曰向來士大夫奔覲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八九大非朝廷美事也帝感悟覲用事二十年權震中外至於譖逐大臣貶死嶺外自是寢覺其姦嘗謂左右曰曾覲誤我不少遂稍踈覲覲憂恙疽發于背七年三月侍帝宴于翠寒堂退爲記以進十二月卒於是凡前論覲得罪者皆錄贈胡晉臣起至執政魏揆之贈直祕閣龔茂良悉還其職名恩數云

張說開封人父公裕省吏也爲和州防禦使建炎初有軍功說受父任爲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由是累遷知閣門事隆興初兼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爲都承旨加明州觀察使七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時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珙耻與之同命力辭不拜命既下朝論譁然不平莫敢頌言于朝者惟左司員外郎張栻在經筵力言之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尋除說安遠軍節度使奉祠歸第不數月出知袁州說既奉祠語人曰張左

司平時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胡爲見攻指所坐亭材
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八年二月復自安遠軍節度使
提舉萬壽觀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
呂文章論之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黃直院周必大不草
答詔於是命權給事中姚憲書讀行下命翰林學士王
曠草答詔未幾曠升學士承旨憲贈出身爲諫議大夫
詔希呂合黨邀名持論反覆責遠小監當衡素與說厚
所言亦婉止罷言職遷左史而濟必大皆與在外宮觀
日下出國門國子司業劉焯移書責宰相言說不當用
卽爲言者所論出爲江西轉運判官於是說勢赫然無
敢攖之者九年春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二人皆予郡
必大卒不出淳熙元年帝廉知說欺罔數事命侍御史
范仲芑究之遂罷爲太尉提舉王隆官諫官湯邦彥又
劾其姦賊乃降爲明州觀察使責居撫州三年許自便
七年卒于湖州帝猶念之詔復承宣使給事中陳峴繳
之乃止其子薦文州刺史疑明州觀察使說敗薦亦貶
彬州先是南丹州莫延甚表乞就宜州市馬比橫山省
三十程說在樞筦以聞樞屬有論其不便說不聽說旣
貶遂罷其議說又嘗建議欲郎官卿監通差武臣中書
舍人留正以爲不可遂止與右相梁克家議使事不合

克家罷去而說留其竊政權傾大臣類如此

王抃初爲國信所小吏金人求海泗唐鄧商秦地議久不決金兵至遣抃往使許以地易歲貢爲歲幣而還乾道中積官至知閣門事帝親信之金使至議國書禮不合抃以桀執虞允文命給其使曰兩朝通好自有常禮使人何得妄生事已牒知對境翌日金使乃進書帝以爲可在遣詣荆襄點閱軍馬淳熙中兼樞密都承旨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籍請各募三千人已而殿司輒捕市人充軍號呼滿道軍士乘隙掠取民財帝專以罪殿前指揮使王友直而命抃權殿前司事時抃與曹觀甘昇相結恃恩專恣其門如市著作郎胡晉臣嘗論近習怙權帝令執政趙雄詢其人雄憚抃等乃令晉臣捨抃等指其位卑者數人以對晉臣竟外補校書郎鄭鑑宗王丞袁樞因轉對數爲帝言之帝猶未之覺也吏部侍郎趙汝愚力疏抃罪言陛下卽位之初宰相如葉顥等皆懼陛下左右侵其權日夜與之爲敵陛下察數年已來大臣還有與陛下左右角是非者否蓋其勢積至此也今將帥之權盡歸王抃矣先是抃給金使取國書及使歸金主誅之嗣歲金使至帝以德壽宮之命爲離席受國書尋悔之淳熙八年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

立如舊儀帝遽入內抃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愚侍殿上帝不懌數日汝愚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外祠不復召淳熙十一年以福州觀察使卒

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以父綬恩補承信郎淳熙中累遷福建路兵馬副都監海賊姜大獠寇泉南特立以一舟先進擒之帥臣趙汝愚薦于朝召見獻所爲詩百篇除閣門舍人命充太子宫左右春坊兼皇孫平陽王伴讀由是得幸於太子太子卽位除知閣門事與譙熙載皆以春坊舊人用事恃恩無所忌憚時人謂魯龍再出留正爲右相執政尚闕人特立一日語正曰帝以丞相

在位久欲遷左揆就二尚書中擇一人執政孰可者明日正論其招權納賄之狀遂奪職與外祠帝念之復除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詔賜錢二千緡爲行裝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不許正復曰臣與特立勢難兩立帝答曰成命已班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國門外帝不復召而特立亦不至寧宗受禪特立遷和州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軍節度使卒熙載亦爲平陽邸伴讀累官至忠州防禦使知閣門事紹熙中卒較之特立頗廉勤熙載子令雍以恩補承信郎平陽郡王府幹辦尋充王府內知客小有才主嘗與論春秋褒貶齊

宣王易牛秦穆公悔過事令雍卽爲三詩以獻王甚愛重之及卽位除知開門事累遷至揚州承宣使謝事拜保成軍節度使初賜居第帝親書依光二字賜之至是復書得開知止四字以名其堂寶璽歸單恩進檢校少保仍轉太尉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宋史卷四百七十終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

列傳第二百三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程德全字子厚相監格國史續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鄭春坊宿在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姦臣一

蔡確 吳處厚附

邢恕

呂惠卿

章惇

曾布

安惇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爲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爲陽宋初五星聚奎占者

以爲人才衆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姦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聽命爲患亦鮮及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闕上聽變易國是賊虐忠直屏棄善良君子在野無柰禍亂有國家者正邪之辨可不慎乎作姦臣傳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語以爲材薦於弟開封尹維辟管幹右廂公事維去而確至舊制當庭參確不肯後尹劉

序責之確曰唐藩鎮自置掾屬故有是禮今鼙鼓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乞解職王安石薦確徙爲三班主簿用鄧綰薦爲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秦帥郭達劾其罪韶使杜純鞫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遠純獲譴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卽疏其過以賈直加直集賢院遷御史知雜事范子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爲非是爲子淵所訟確劾本附文彥博黜之代爲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寺三司使沈括謁宰相吳充論免役法確言括爲近臣

見朝廷法令未便不公言之而私語執政意王安石既去新法可搖耳括坐黜知宣州開封鞫相州民訟事連判官陳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充之子安持及甫充壻也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可了遂移御史臺時獄起皇城卒事多不讎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煨鍊爲獄潤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卽劾二人庇有罪且詐使吏爲使者慮問囚稱冤輒苦辱之帝頗疑其濫連遣諫官及內侍審直皆怖畏言不寃由是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葷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尊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時竄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
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初議官制蓋
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
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柄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久在相
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
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
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
手而已帝雖以次叙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
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耻之哲
宗立轉左僕射韓縝入相中書用其兩姪爲列卿確風
御史中丞黃履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臺諫官章
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復改制
也爲永裕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
扈從還又不丐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
當去在熙寧元豐時冤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
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
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已
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皇太后猶不忍卽退斥元祐元
年閏二月始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坐弟碩事
奪職徙安州又徙鄧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

同列皆在側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等合志邪謀謂珪實懷異意賴已擁護故不得逞確奉使陵下韓縝白發其端事寢籍籍既失勢愈怨望恕又益爲往來造言識者以爲憂未有以發也確在安陸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爲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天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左諫議大夫張燾右諫議大夫范祖禹左司諫吳安議右司諫王巖叟右正言劉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遂貶光祿

卿分司南京再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宰相范純仁左丞王存坐廉前出語救確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還詞命皆罷去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京卒哲宗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中闌訴明日詔復正議大夫二年贈太師諡曰忠懷遣中使護其葬又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庭蔡京請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京與太宰鄭居中不相能居中以憂去京懼其復用而居中王珪壻也時渭更名懋京使之重理前事以沮居中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其文立石

墓前擢懋同知樞密院事次子莊爲從官弟碩贈待制
諸女超進封爵諸壻皆得官貴震當世高宗卽位下詔
暴羣姦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懋英州凡所與
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吳處厚者邵武人登進士第
仁宗屢喪皇嗣處厚上言臣嘗讀史記考趙氏廢興本
未當屠岸賈之難程嬰公孫杵臼盡死以全趙孤宋有
天下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宜訪其墓域建爲其祠帝覽
其疏矍然卽以處厚爲將作丞訪得兩墓於絳封侯立
廟始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
汲引意至珪用爲大理丞王安禮舒亶相攻事下大理
處厚知安禮與珪善論亶用官燭爲自盜確密遣達意
救亶處厚不從確怒欲逐之未果珪請除處厚館職確
又沮之珪爲永裕山陵使辟掌牋奏確代使出知通利
軍又徙知漢陽處厚不悅元祐中確知安州郡有靜江
卒當戍漢陽確固不遣處厚怒曰爾在廟堂時數陷我
今比郡作守猶爾邪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甌山事乃
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甌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
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此蓋時
運之大變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確遂南竄擢
處厚知衛州然士大夫由此畏惡之未幾卒紹聖間追

貶歙州別駕

邢恕字和叔鄭州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永安主簿公著薦于朝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諭意使養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安石怒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官而卽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縣廢不復調浮湛陝洛間者七年復爲校書吳充用爲館閣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蔡確代充相盡逐充所用人恕深居懼及神宗見其送文彥博詩稱於確乃進

職方員外郎帝有復用光公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下客亟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乃爲確書策稍收召名士於攻事微有更革自是相與如素交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姪公繪公紀曰家有白桃著華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幼宜早有定論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急趨出恕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鈞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劾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予定議立延安

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哲宗立遷右
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
高氏異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不
得隱以恕對且上其藁時恕方召試中書遂黜知隨州
改汝襄河陽恕久斥外蓄怒憤問道謁確於鄧緒成前
惡紹司馬光子康手書持以取信會確得罪恕亦責監
永州酒紹聖初權寶文閣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得政
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召爲刑部侍郎再遷吏部
尚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
廢立謀引司馬光言北齊婁后宣訓事誅高遵裕之子
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王珪命其兄士充來謀立雍王遵
裕非之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爲瘦詞歷詆梁燾劉
勢云陰圖不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惇使蔡
京置獄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罪旣而
無所得乃已恕內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嘗於經筵讀寶
訓至仁宗諭輔臣以爲人君當脩舉政事則日月薄食
星文變見爲不足慮恕言仁宗之旨雖合於荀卿書然
自古帝王孰肯自謂不脩政事者如此則天變遂廢矣
帝嘉納之數登對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薄
惇屢白其短竟爲惇所陷出知汝州未幾徙應天府惇

復撫其曩過移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矯誣責爲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居均州蔡京當國經營湟鄯以開邊隙欲使恕立方面之勲起爲鄜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擢至龍圖閣學士恕乞築蕭關采其里人許彥圭車戰法爲淺攻計又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轉運使李復言恕所爲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妄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州警奏至京師日五六京懼始徙恕太原連徙永興穎昌真定尋奪職久之復顯謨閣待制卒年七十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間一時賢士爭與之交恕善爲表襮蚤致聲名而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爲司馬光客卽陷光附章惇卽背惇至與三蔡爲腹心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下誣忠良幾於禍及宗廟建炎元年與蔡確同追貶而恕爲常德軍節度副使于居實僚居實有異材八歲爲明妃引黃庭堅晁補之張來秦觀陳師道皆見而愛之從恕守隨作南征賦蘇軾讀之歎曰此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卒時年十九有遺文曰呻吟集僚及恕在時爲司農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是時肅王使幹商不軍爲所質朝廷議亦留其使以相當於是踰月不遣都管趙倫燕人也性猾獮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僚曰

金國有余觀金吾者尚領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願
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倏以聞天臣信之既爲賜余
觀詔書授倫納衣領中厚與倫金帛倫獻其書黏罕粘
罕大怒以聞金主報令深入攻討遂復提兵南下倏時
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籍停官既而京闕失守云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父璿習吏事爲漳浦令縣
處山林蔽翳間民病瘴霧蛇虎之害璿教民焚燎而耕
害爲衰止通判宜州儂智高入寇轉運使檄璿與兵會
或勸勿行不聽將二千入賊後以往得首虜爲多爲

開封府司錄鞫中人史志

役衛卒伐木事吏多爲之

地璿窮治之志聰以謫去終光祿卿惠卿起進士爲真
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
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
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
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爲
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
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光諫
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
爲安石賢而復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
之故天下并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

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
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
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
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
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章閣侍讀同脩起居注進
知制誥判國子監與王雱同脩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爲
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上書
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爲參知政事惠卿懼安石去新法
必搖作書徧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
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
堅議罷制科馮京爭之不得弟升卿無學術引爲侍講
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椽寸
土檢括無遺至鷄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
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結
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鄭~~僊~~疏惠卿朋姦壅蔽惠
卿怒又惡馮京異已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諂面辱
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
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韓絳爲相
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承禧論
其惡鄧綰又言其兄弟強借秀州富民錢買田出知陳

州久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爲軍每戰則以蕃部爲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戰惠卿始合之爲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地置將具條約上之邊人及議者多言不可路都監高永亨老將也爭之力奏斥之蕃部屈全也將入寇惠卿以近世帥臣多養威恃重乃將牙兵按邊啓師于東郊遂趨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俄丁母憂詔於本奉外特給五萬惠卿更請添支萬五千御史劾之將下楊州取奉曆帝曰惠卿固貪冒然嘗爲執政治之傷體姑責以義可也但削其誤奉惠卿猶自辨御史又論其方居喪不應有言詔勿問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卿云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爲形勢而已帝曰如惠卿言是爲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哲宗卽位勅疆吏勿侵擾外界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斬首六百級夏人遂寇鄜延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祀之姦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王安石強佞傲誕於吏事宜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欲

株連蔓引塗污公卿賴先帝仁聖每事裁抑不然安常
守道之士無噍類矣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
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及勢力相軋化爲敵讐發其
私書不遺餘力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昔呂布事
丁原則殺丁原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
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玄終畏而誅之
如惠卿之惡縱未正典刑猶當投畀四裔以禦魍魎中
丞劉摯數其五罪以爲大惡乃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
再貢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
備載其罪於訓詞天下傳訟稱快焉紹聖中復資政殿

學士知大名府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夏人復入寇將
以全師圍延安惠卿脩米脂諸砦以備寇至欲攻則城
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
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卽拔柵去遂陷金明惠卿求詣
闕不許以築威戎威羗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武
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鎮南因會布有宿憾徒爲
杭州而用范純粹帥延治其上功罔冒事奪節度布去
位復武昌節度使知大名數歲又以上表引喻失當還
爲銀青光祿大夫令致仕崇寧五年起爲觀文殿學士
知杭州坐其子淵聞妖人張懷素言不告淵配沙門島

惠卿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
學士爲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始惠卿逢
合安石驟致執政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
於上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
卿所誤也雖章惇會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致引
入朝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父兪徙蘇州起家至職方郎
中致仕用惇貴累官銀青光祿大夫年八十九卒惇豪
雋博學善文進士登名恥出姪衡下委勅而出再舉甲
科調商洛令與蘇軾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臨絕壁萬
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垂
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
來旣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
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召試館職王
陶劾罷之熙寧初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爲編脩三司
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時經制南北江羣蠻命
爲湖南北察訪使提點刑獄趙鼎言峽州羣蠻苦其會
剝刻謀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羣蠻歸化朝
廷遂以事屬惇惇募流人李資張竑等往招之資竑淫
于夷婦爲酋所殺遂致攻討由是兩江扇動神宗疑其

擾命安石戒惇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治鼎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燁言是役不可亟成神宗以爲然專委於燁安石主惇爭之不已旣而燁得蠻地安石恨燁沮惇乃薄其賞進惇脩起居注以是兵久不決召惇還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三司火神宗御樓觀之惇部役兵奔救過樓下神宗問知爲惇明日命爲三司使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徙杭州入爲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朱服爲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爲服所白惇父胃占民沈立田立遮訴惇繫之關封坐二罪罷知蔡

州又歷陳定二州五年召拜門下侍郎豐稷奏曰官府肇新而惇首用非稽古建官意稷坐左遷諫官趙彥若又疏惇無行不報哲宗卽位知樞密院事宜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其略曰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則熙寧之初遽改免役後遂有弊今復爲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改以貽後悔呂公著曰惇所論固有可取然專意求勝不顧朝廷大體光議旣行惇憤恚爭辨簾前其語甚悖宣仁后怒劉摯蘇轍王覲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章擊之黜知汝州七八

年間數爲言者彈治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識者知禍之未弭也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雇乳媪事又以文及甫誣語書導蔡渭使告劉摯梁燾有逆謀起同文館獄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窮治欲覆諸人家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寃之惇用邢恕爲御史中丞恕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主立子常山王演託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誘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皆欲誣宣仁后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贈遵裕奉國軍留後結中官郝隨爲助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

隨覘知之密語惇與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祕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節惇又結劉友端相表裏請建劉賢妃於中宮初神宗用王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迨聞永樂之敗神宗當宁慟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本其意專務懷柔外國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惇以爲蹙國棄地罪其帥臣遂用淺攻撓耕之說肆開邊隙絕夏人歲賜進築汝遮等城陝西諸道興役五十餘所敗軍覆將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已欲塞其議請詔中外察民妄語者論如律優立賞邏告許之風浸盛民有被酒征譎者詔貸其死惇竟論殺之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主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爲徽宗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爲山陵使靈輦臨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

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問舍于是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卒惇敏識加入數等窮凶稔惡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爲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任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旣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柰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五年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猶爲辨誣論見者哂之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輩同登第調宣州司戶參軍懷仁令熙寧二年徙開封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爲政之本有二曰厲風俗擇人才其要有八曰勸農桑理財賦興學校審選舉責吏課叙宗室脩武備制遠人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

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救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布疏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爲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人窺伺間隙巧言醜詆以譁衆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誠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厲其氣奮威斷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曉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則何爲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布欲堅神宗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政驟見拔用遂脩起居注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神宗頗悟布遂爲安石條析而駁之持之愈固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市易措克之虐大槩以爲天下之財匱乏良由貨不流通貨不流通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并之家巧爲摧抑故設市易於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低卹其價使高於兼并之家而低於倍蓰之直官不失二分之息則商賈自然無滯矣今嘉問乃差官於四方買物貨禁客旅無得先交易以息多寡爲誅賞殿最故官吏牙駟惟恐哀之不盡而息之不夥則是官自爲兼并殊非市易本意也事下兩制議惠卿以爲沮新法安石怒布遂去位惠卿參大

政置獄舉劾黜布知饒州徙潭州復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直學士知秦州改歷陳蔡慶州元豐末復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爲政諭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已手若令遽自改易義不可爲元祐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真定河陽及青瀛二州紹聖初徙江寧過京留爲翰林學士遷承旨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進知院事初章惇爲相布草制極其稱美翼惇引爲同省執政惇忌之止薦居樞府故稍不相能布贊惇紹述甚力請甄賞元祐臣庶論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敢言惇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鑄廢略無虛日布多陰擠之掖庭詔獄成付執政蔽罪法官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瞿然於是死者三人惇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諡勿毀墓什碑布以爲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蓋欲傾惇而未能會哲宗崩皇太后召宰執問誰可立惇有異議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徽宗立惇得罪罷遣中使召蔡京鑠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徽宗意徐請曰

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
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
草制拜布右僕射其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忠彥雖
居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
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乃改元建
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云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
說明年又改元崇寧召蔡京爲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
陳佑甫爲戶部侍郎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柰何
使宰相私其親布壻陳迪佑甫子也布忿然爭辨久之
聲色稍厲溫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徽宗不悅
而罷御史遂攻之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京積憾
未已加布以贓賄令開封呂嘉問逮捕其諸子鍛鍊訊
鞫誘左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布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
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嘗薦學官趙諗而
諗叛責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涇州責賀州別駕又責
廉州司戶凡四年乃徙舒州復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
大觀元年卒于潤州年七十二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諡
曰文肅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府教授上書
論學制召對擢監察御史哲宗初政許察官言事諫議

大夫孫覺請汰其不可者詔劉摯推擇罷惇爲利州路
轉運判官歷夔州湖北江東三路紹聖初召爲國子司
業三遷諫議大夫章惇蔡卞造同文謗獄使蔡京與惇
雜治二人肆其伎心上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
交通陳衍之徒變先帝成法懼陛下一日親政必有欺
君之誅乃密爲傾誑之計於是疎隔兩宮斥隨龍內侍
以去陛下之腹心廢顧命大臣以翦陛下之羽翼縱釋
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所棄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
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爲馬比詢究本末得其情狀
大逆不道死有餘責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惇京曰誠
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帝爲誅衍錮摯燾子孫遷御史
中丞劉后之受冊也百官仗衛陳于大庭是日天氣清
晏惇巍立班中倡言曰今日之事上當天心下合人望
朝士皆笑其姦佞又鞫鄒浩事檄廣東使者鍾正甫攝
治之于新州士大夫或千里會逮踵蹙序辰初議閱訴
理書牘被禍者七八百人天下怨疾爲二蔡二惇之謠
徽宗雅惡之鄒浩還朝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
帝曰立后大事也御史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之何爲
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請曰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旣
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

始乃以寶文閣待制知潤州尋放歸田里蔡京為相復拜工部侍郎兵部尚書崇寧初同知樞密院卒贈特進長子郊後坐指斥誅流其次子邦於涪而追貶惇單州團練副使其祀遂絕人以為惇平生數陷忠良之報云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終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

列傳第二百三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書右箱監祿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孫德鄴纂坊右史舊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初重校刊

姦臣二

蔡京

弟卞子徽

趙良嗣

張覺

郭藥師附

蔡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尉舒州推官累遷起居鄴使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為序下乞班京下兄弟同

萬曆二十七年刊

掌書命朝廷榮之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夫
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
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
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
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京挾邪壞法
出知成德軍改瀛州徙成都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
乃改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知揚州歷鄆永興軍遷龍
圖閣直學士復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
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
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不同
十年間京再益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
以見其姦卜拜右丞以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脩國史
文及甫獄起命京窮治京捕內侍張士良令述陳衍事
狀卽以大逾不道論誅并劉摯梁燾劾之衍死二人亦
貶死皆錮其子孫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復遠竄京覬
執政曾布知樞密院忌之密言卜備位丞轄京不可以
同升但進承旨徽宗卽位罷爲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
原皇太后命帝留京畢史事踰數月諫官陳瓘論其交
逼近侍瓘坐斥京亦出知江寧頗怏怏遷延不之官御
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宮居

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京
與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幃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
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太學博士范
致虛素與左街道錄徐知常善知帝以符水出入元符
后殿致虛深結之道其平日趣向謂非相京不足以有
爲已而宮妾宦官合爲一詞譽京遂擢致虛右正言起
京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
引京自助復用爲學士承旨徽宗有意脩熙豐政事起
居舍人鄧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
用京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爲右僕射制下之

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立法立制先帝繼兩遭
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
首謝願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起於逐臣一旦得
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條
例故事卽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以其黨具居厚王
漢之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
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
由是出用馮澥錢通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
州縣悉做大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
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權江淮七路茶官自爲市盡更

鹽鈔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嘗齎持數十萬緡一旦化爲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縊死提點淮東刑獄章絳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絳諸弟御史沈疇等用治獄失意羈削者六人陳瓊子彙以上書黥置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徭叛殺淑浦令京重爲賞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三百官以班行且不令質究本末荆南守馬城言有生徭有省地徭今未知叛者爲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懼不能無枉濫蔣之奇知樞密院恐忤京意白言城不體國京罷城命舒亶代之以勦絕羣徭爲期西收湟川部廓取祥柯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歸已建澶鄭曹拱州爲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爲郡守禁卒于撤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累轉司空封嘉國公京旣貴而貪益甚已受僕射奉復創取司空寄祿錢如粟豆柴薪與儉從糧賜如故時皆折支亦悉從真給但入熟狀奏行帝不知也時元祐羣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

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爲大碑徧班郡國初元符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
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
中以下爲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
不得官京師及近甸五年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
軍節度使改封魏國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徭爲豐
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
嘗大宴出玉琖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爲太華
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謂
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
財數尺上封者甚衆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
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

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五年正月藝出
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其所建置一切罷
之京免爲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使其黨陰援於上
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土躡拜太尉受八寶
拜大師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猶提舉脩哲宗實
錄改封楚國朝朝望太學生陳朝老追疏京惡十四事
曰瀆上帝罔君父結奧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
作喜導諛箝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矜遠
略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其書出士人爭相傳寫以爲
實錄四年五月尋復出奎婁間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

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臺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其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脩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識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徙郡之惡不軌不忠凡數十事先是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數劾京未允至是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二日一至都堂治事京之去也中外學官頗有以時政爲題策士者提舉淮西學士蘇棧欲自售獻議請索五年間策問校其所詢以觀向背於是坐停替者三十餘人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爲之至熙寧年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爲之者至京則又患言者議已故作御筆密進而司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言繇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旣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爲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黃葆光論之立竄昭州拔故吏魏伯芻領權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

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
待制京每爲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
富足以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脩方澤立道觀作大
晟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
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
不聊生而京憫然自以爲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
上寵媚召童貫輩五人風以禁中偏側之狀貫俱聽命
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而延福宮景龍江
之役起浸淫及於良嶽矣子攸儵備攸子行皆至大學
士視執政儻尙茂德帝姬帝七幸其第賚予無算命坐
得勝驛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然公論益
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爲地
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
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爲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
以下皆迎揖咕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
爲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梈爲戶部侍郎媿藥
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
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爲天子之私財宰臣白時中李
邦彥惟奉行文書而已旣不能堪兄攸亦發其事上怒
欲竄之京力丐免特勒停侍養而安置韓梈黃州未幾

禠條侍讀毀賜出身救而京亦致仕方時中等白罷條以撼京京殊無去意帝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富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爲作三表請去乃降制從之欽宗卽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京爲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覲等始極疏其姦惡乃以祕書監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三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京天資凶諂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頡頏徂何爲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擊之俗囑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梶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扣頭無復廉耻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爲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卽家爲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子八人儻先死攸脩伏誅條流白州死儻以尙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

卞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

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爲國子直講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擢起居舍人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職不久皆以王安石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其名卞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駟車典客者曰此君所乘蓋異禮也使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寶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無所迷惑詔從之以卞兼國史脩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卞卽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脩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尙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曰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卽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瓘併數卞尊私史以厭

宗廟之罪伯雨言卞之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下公議於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聖烈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行二也官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旣犯法矣何用禮法官議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妻非語言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鄒浩以言忤旨卞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者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卞卽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卽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卞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爲中太乙宮使擢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卞禮辭不許帝謀復湟鄯問於卞卞以王厚高末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人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鄯廓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及取三州進金紫光祿大夫末年竟爲帳下執去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讐任伯雨所言曲自辨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公王氏所行爲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

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以中旨用童貫爲陝西
制置使下言不宜用宦者右丞張康國引李憲故事以
對下曰用憲已非美事憲猶稍習兵賢略無所長異時
必誤邊計帝令中書行之京於帝前詆下下求去以天
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下素與之游謂其道
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爲大士坐降職旋加觀
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爲侍讀進檢校少保開
府儀同三司易節端興東政和末謁歸上家道死年六十
贈太傅諡曰文正亡向宗卽位追責爲寧國軍節度副使
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爲
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左右
知爲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卽位記其人遂有寵崇寧三
年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除秘書郎以直秘閣集賢殿
脩撰編脩國朝會要二年間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
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詳定九域圖志脩六典提舉上
清寶籙宮秘書省兩街道錄院禮制道史局官僚合百
人多三館雋游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情不知學士
論不與初置宣和殿命爲大學士賜毬文方團金帶改
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先逐其黨劉昺劉煥等使御

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間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讐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眡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媠謔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其父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咎端自攸興矣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曰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留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一州降進攸少傅王師入燕進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王黼罷政帝欲大用攸旣而悔之但進太保徙封燕帝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

授李邦彥邦彥欲立不敢承遂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始責爲大中大夫繼而安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泆載籍所無當竄諸海島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脩初以恩澤爲親衛郎秘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中年禮部尚書兼侍講時脩弟兄亦知事勢日異其客傅墨卿孫傳等復語之曰天下事必敗蔡氏必破當亟爲計脩心然之密與攸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然皆蓄縮不敢明言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

尋加大學士提舉醴泉觀欽宗立脩上募兵陝西策自請行又勸西幸帝頗采納俾知京兆府計垂就攸忌其功成會金破瀋州徽宗南幸攸假徽宗旨請脩守鎮江改資政殿大學士或謂脩前計已乖宜勿行脩幸得去不復辭流言至京師謂將復辟於鎮江帝趣迎上皇還而責脩昭信軍節度副使攸之誅也御史陳述且行帝取詔批其尾曰脩亦然於是併誅密者京族子也性矯妄善談鬼神事當承門蔭固推與庶兄宗族稱爲賢崇寧初京黨以學行脩飭聞諸朝與泉州布衣呂注皆著道士服召入謁累官拜給事中兼侍讀京去位爲言者

所攻以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宮言者復論其不學無
文結豪民規厚利持道家吐納之說以爲論思侍立集
英瞑目自若爲不恭遂奪職陳正彙上京變事置獄京
師具陳在杭州時日聞宥盛言京有後福獄上詔削其
籍京復相徽宗戒毋得用宥但復集英殿脩撰旋還待
制提點洞霄宮宣和中卒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
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廬溝植夜見其
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載與
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卽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

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
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
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
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徽宗召見問所來之因對曰
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
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
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
趙氏以爲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遷直龍圖閣提點
萬壽觀加右文殿脩撰宣和二年二月使于金國見其
主阿骨打議取燕雲使還進徽猷閣待制自是將命至

六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進龍圖閣直學士既得
燕山又加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宮官至光祿大夫良
嗣言頃在北國與燕中豪士劉範李奭及族兄柔吉三
人結義同心欲拔幽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爲
約俟他日功成卽挂冠謝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而
徼富貴也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而集顧前日之約
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得買田歸耕令有識者曰此
平燕首謀之人得請閑退天下美事也不然則臣爲敢
欺神明何所不至凡三上章詔不許旣而朝廷納張覺
良嗣爭之云國家新與金國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

悔不聽坐奪職削五階靖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陟論
其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禍及中國
乞戮之於市時已竄柳州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卽
所至梟其首徙妻子于萬安軍

張覺平州義豐人也在遼國第進士爲遼興軍節度副
使鎮民殺其節度使蕭誥里覺拊定亂者州人推領州
事燕王淳死覺知遼必亡籍丁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
爲備蕭后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金人入燕訪覺情
狀於遼故臣康公弼言彼何能爲當示以不疑乃
以爲臨海軍節度使任知平州遼相左企弓等將歸東

粘罕欲先遣兵擒覺公弼曰如此是趣之叛也我請使
焉而觀之遂往見覺覺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
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
弼道其語粘罕信之升平州爲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企弓公弼與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時燕民盡
徙流離道路或詣覺訴公弼企弓等不能守燕致吾民
如是能免我者非公而誰覺言僚屬議皆曰近聞天祚
復振於松漠金人所以急趨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
公能仗大義迎故主以圖興復責企弓等之罪而殺之
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燕金人西來內用營平之

兵外藉南朝之援何所懼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
亦以爲然乃殺企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繪天祚像
於廳事每事告而後行呼父老諭曰女真讐也豈可從
指其像曰此非汝主乎豈可背當相約以死必不得已
則歸中國燕人尚義皆景從於是悉遣徙民歸石更名
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自古
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覺文武全才若爲
我用必能屏翰王室苟爲不然彼西迎天祚北通蕭幹
將爲吾肘腋患矣安中深然之具奏于朝願以身任其
責令安弼黨詣京師徽宗以手札付詹度曰本朝與金

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首違金人昨所以不卽討覺者以兵在關中而覺抗榆關故也今旣已東去他日西來則覺蕞爾數城恐未易當爲今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矣而度數誘致之諷令內附宣和五年六月覺遣書至安撫司云金虜恃虎狼之強驅逐徙燕京富家巨室止留空城以塞盟誓緬想大朝亦非得已遺民假道當管寬痛之聲盈於衢路州人不忍僉謂宜抗賊命以存生靈使復父母之邦且爲大朝守禦之備臣盡遣其人過界謹令掌書記張鈞叅謀軍事張敦固詣安撫司聽命金人聞覺叛遣闍母國王將三千騎來討覺帥兵迎拒之于營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大書于門有今冬復來之語覺遂妄以大捷聞朝廷建平州爲泰寧軍拜覺節度使以安弼黨鈞敦固皆爲徽猷閣待制宣撫司犒以銀絹數萬詔命至覺喜遠出迎金人謀知舉兵來覺不得返同其弟挾所被詔勅奔燕母妻先寓營州爲金人所得弟聞之亟往降獻其詔勅金人圍平州覺之從弟及姪固守金人以納叛爲責且求餉糧凡攻擊數月州民數千潰圍走莫肯降金人旣平三州始來索覺王安中諱之索愈急乃斬一人貌類者去金人曰此非覺也覺匿於王宣撫甲仗庫若不與我我自以兵取之

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其過使行刑覺語殊不遜旣死
函首送之燕之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曰若來
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金人終用是啓釁云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也遼之將亡燕王淳募遼東饑民
爲兵使之報怨於女真目曰怨軍藥師爲之渠首明年
其兩營叛藥師殺叛者羅青都統蕭幹留二千人爲四
營以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甄五臣爲將淳建號於燕
改怨軍爲常勝軍擢藥師至諸衛上將軍涿州留守淳
死蕭后立蕭幹專國人貳宣和四年九月藥師擁所部
八千人奉涿易二州來歸詔以爲恩州觀察使王師北

討劉延慶與幹軍于盧溝藥師曰幹以全師抗我燕城
必虛選勁騎襲之可得也延慶遣藥師與諸將帥兵六
千夜半渡河倍道而進質明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
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納燕人降而盡殺契丹雜虜藥
師遣人諭蕭后使趣降后密詔蕭幹還戰於三市藥師
失馬幾爲所擒遂以敗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十二月
拜武泰軍節度使五年正月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
詔入朝徽宗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
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
殿藥師拜廷下泣言臣在虜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

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
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變色而言曰天祚臣故主也國
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
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
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
吾功汝輩力也卽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蕭幹
犯塞藥師破其衆於峯山生擒阿魯大師獲耶律德光
尊號寶劔檢塗金印幹尋爲部下所殺策勳加檢校太
傅初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與藥師同知藥師自以節
鉞欲居度上度稱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
軍肆橫藥師右之度不能制告于朝廷慮其交惡命度
與河間蔡靖兩易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
損安中但諂事之朝廷亦曲徇其意所請無不從良械
精甲多遣部曲貿易他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
於是譽言日聞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左
衽朝論頗以爲慮亟拜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
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燕藥師迎于
易州再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位視二府與我
等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
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

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
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
之金使賀天寧節歸送伴使見藥師兵遇之於道金使
爲之斂馬引避鄉兵或持矛揭取其羊豕皆不敢爭奏
言藥師威聲遠振攸益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
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輒不省七年十二月詹度言
藥師瞻視不常趣向懷異蜂目烏喙怙寵恃功逾節已
萌凶橫日甚今聞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興禍不遠願
早爲之慮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破檀薊至王
田蔡靖遣藥師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出禦其夕令徽遣
歸靖與部使者詣藥師計事藥師欲降靖曰靖誓死報
國此何言邪引佩刀將自剄藥師抱持之并諸使者悉
鎖于家幹離不及郊藥師率軍官迎拜遂從以南叛報
至帝猶秘其事議封爲燕王割地與之使世守而已無
及幹離不至慶源聞天子內禪欲回軍藥師曰南朝未
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趨起京城詰索宮省與邀取寶
器服玩皆藥師導之也

亳州以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靖康初金人入攻康王
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位潛善趨白
于帥府王承制拜潛善爲副元帥二年高宗卽位拜中
書侍郎時上從人望擢李綱爲右相綱將奏逐潛善及
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
尚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
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宮掖帝
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啓殺澈并東誅之識與不識皆
爲之垂涕帝悔焉明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

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距行在六十里內侍邵
成章疏潛善伯彥誤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
潛善伯彥得罪謫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
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爲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
克勤說法俄泗洲奏金人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
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
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人無不怨憤
會司農卿黃鶚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爲潛善也爭數
其罪揮刃而前鶚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渡瓜州

幸鎮江敵兵已躡其後潛善伯彥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澂劾之乃罷潛善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慤又論潛善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王廷秀繼以爲言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梅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旣逐張慤宗澤許景衡輩相繼貶死憲諫一言隨陷其禍中外爲之切齒高宗末年有旨潛善余深薛昂皆復官錄後諫官凌哲言深昂朋附蔡京潛善專恣誤國今盡復三人恩數恐政刑失平忠義解體詔以潛善嘗任副元帥特復元官錄一子

汪伯彥字廷俊徽之祈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爲虞部郎官靖康改元召見獻河北邊防十策直龍圖閣知相州是冬金人陷真定詔徙真定帥司于相俾伯彥領之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嘗有甲馬數百至城下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囊韃部兵逆王于河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其受知自此始矣未幾王奉蠟書開天下兵馬大元帥府以伯彥爲副將王引兵渡河謀所向言人人殊伯彥獨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王喜曰廷俊言是也旣濟繇大名歷鄆濟達于京奏爲集英殿修撰北兵薄京城

欽宗詔金人見議通和康王將兵毋得輕動伯彥以爲然宗澤曰女真狂謫是欲款我師爾如卽信之後悔何及乎宜亟進兵伯彥等難之及城破金人逼二帝北行張邦昌僭立王聞之涕泣明年春王承制除伯彥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高宗卽位擢知樞密院事未幾拜右僕射方高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踰年在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常布內侍皆劾奏之罷伯彥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改提舉崇福宮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知池州江東安撫大使言者弗置乃詔以舊職奉祠尋知廣州四年帝追

贈陳東歐陽澈舍人王居正論伯彥潛善不已復褫前職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惟汪伯彥實同艱難朕之故人所存無幾且與牽復秦檜張浚曰臣等已議曰郊恩取旨更得天筆明其舊勞庶幾內外孚信始伯彥之未第也受館于王氏檜嘗從之學而浚亦伯彥所引故共贊焉九年知宣州過闕帝謂檜曰伯彥便令之官庶免紛紜又曰伯彥潛藩舊僚去國七年漢之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曆五卷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十年請祠從之明年五月卒贈少師謚忠定初伯彥旣去相州金

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使割地以至相州守臣趙不談固守不下遂拘而北久之乃還或云似之得歸伯彥實使人贖之似後更名召嗣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徂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除職方員外郎尋屬張邦昌爲幹當公事檜言是行專爲割地與臣初議矛盾失臣本心三上章

辭許之時議割三鎮以弭兵命檜借禮部侍郎與程瑤
爲割地使奉肅王以往金師退檜瑀至燕而還御史中丞李回翰林承旨吳玠共薦檜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王雲李若水見金二酋歸言金堅欲得地不然進兵取汴京十一月集百官議于延和殿范宗尹等七十人請與之檜等三十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丞閏十一月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莫儔吳玠自金營來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邦昌皆失色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

存趙氏時檜爲臺長聞伸言以爲然卽進狀曰檜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金人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辨非特忠於主也且明兩國之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兩元帥旣允其議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兩河地恭爲臣子今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不論哉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雖興亡之命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昔西漢絕於新室光武以興東漢絕於曹氏劉備帝蜀唐爲朱溫篡奪李克用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共爲蠹國之政社稷傾危生民塗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爲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爲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捨不顧斧鉞之誅言兩朝之利害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尋取檜詣軍前三月金人立邦昌爲僞楚邦昌遺金書請還孫傳張叔夜

及檜不許初二帝北遷檜與傅叔夜何桌司馬朴從至
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卽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
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
賜其第撻懶爲任用撻懶攻山陽建炎四年十月甲辰
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
歸行在丙午檜入見丁未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檜之
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桌
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
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盡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
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
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
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
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
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宗尹欲處
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尚書故有禮部之命從行王
安道馮由義水砦丁禩及參議官並改京秩舟人孫靖
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
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撻懶
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七月宗尹罷
先是范宗尹建議討論崇寧大觀以來濫賞檜力贊其

議見帝意堅反以此擠之宗尹既去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願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帝曰願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可也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爲提舉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未幾檜劾汝文擅治堂吏汝文求去諫官方孟卿一再論之汝文竟罷監察御史劉一止檜黨也言宣王內修修其所謂外攘之政而已今簿書獄訟官吏差除土木營繕俱非所當急者屯田郎曾統亦謂檜曰宰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爲檜皆不聽旣而有議廢局以掇檜者一止及檢討官林待聘皆上疏言不可廢七月一止出臺除起居郎蓋自叛其說識者笑之願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有教以引朱勝非爲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不報願浩尋以黃龜年爲殿中侍御史劉棻爲右司諫蓋將逐檜於是江躋吳表臣程瑀張燾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並落職予祠臺省一空皆檜黨也檜初欲

傾頤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瑀輩布列清要頤浩問
去檜之術於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
瑣闥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材於游酢酢以檜爲言
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
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尋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
死矣黃龜年始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
不可長至比檜爲莽卓八月檜罷乃爲觀文殿學士提
舉江州太平觀前一日上召直學士院綦崇禮入對示
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
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爲
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無聞崇禮卽以上意載訓辭檜
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龜年等論檜不已詔落職榜朝
堂示不復用三年韓肖胄等使還洎金使李永壽王翊
偕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脗合議者益知檜與金人
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旣死撻懶主議卒成
其和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仍舊宮祠六月除觀文殿學
士知溫州六年七月改知紹興府尋除醴泉觀使兼侍
讀充行宮留守孟庾同留守並權赴尚書樞密院參決
庶事時已降詔將行幸檜乞扈從不許帝駐蹕平江召
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十二月檜以醴泉觀兼侍

讀赴講筵七年正月何薜使金還得徽宗及寧德后訃
帝號慟發喪卽日授檜樞密使恩數視宰臣四月命王
倫使金國迎奉梓宮九月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
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
用趙鼎鼎於是復相臺諫交章論浚安置領表鼎約同
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數千百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
永州始浚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共論人才浚劇
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
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謂
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怒鼎使擠浚也檜在樞
府惟聽鼎鼎素惡檜由是及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
睽遇於闕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十一月奉使朱弁
以書報粘罕死帝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檜曰陛下但
積德中興固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爲然
後可以得志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五月
金遣烏陵思謀等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思謀卽宣和始
通好海上者議以吏部侍郎魏矰館伴矰辭曰項任御
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檜問矰所以不主和矰
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矰曰第恐敵

不以誠待相公爾檜乃改命六月思謀等入見帝愀然
謂宰相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
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
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已議和此人主之孝也見
主卑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
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十月宰執入見檜獨留身
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
欲講和乞顛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
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
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
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
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
勿許羣臣預鼎力求去位以少傳出知紹興府初帝無
子建炎末范宗尹造膝有請遂命宗室令應擇藝祖後
得伯琮伯玖入宮皆藝祖七世孫伯琮改名瑗伯玖改
名璩瑗先建節封建國公帝諭鼎專任其事又請建資
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爲口實及鼎檜再相帝
出御札除璩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
庶見之大呼曰並后匹嫡此不可行鼎以問檜不答檜
更問鼎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籍口今當避嫌

約同奏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參告亦以此爲言故鼎與大中俱罷明年璩卒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故鼎入辭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鼎旣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賢士以議論不合相繼而去於是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檜諭之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檜深憾之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趙鼎又陳十三事論和議之非忤檜王庶與檜尤不合自淮西入樞庭始終言和議非是疏凡七上且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時何遺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尤恨庶言故出之樞密院編脩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爲解救卒械送銓貶昭州陳剛中以啓賀銓檜大怒送剛中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贛有十二邑安遠濱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死也剛中果死尋以銓事戒諭中外旣而校書郎許忻樞密院編修官趙雍同日上疏猶祖銓意力排和議雍又欲正南北兄弟之名檜亦不能

罪曾開見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危檜駭愕遂
出之司勳員外郎朱松館職胡珵張擴凌景夏常明范
如圭同上一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
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懈緩我
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以詔
諭江南爲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至六軍
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爲仇敵之臣哉
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之罪者後數日權吏部尚書
張燾吏部侍郎晏敦復魏矼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
給事中樓炤中書舍人蘇符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

薛徽言同班入奏極言屈已之禮非是新除禮部侍郎

尹焞獨上疏且移書切責檜檜始大怒焞於是固辭新
命不拜奉禮郎馮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
祖分羹事爲喻帝曰朕不忍聞輦蹙而起檜乃謫時行
知萬州尋亦抵罪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言於檜曰邪
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爲御史中丞
首劾銓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爲名檜猶恐物
論咎已與哲等議改江南爲宋詔諭爲國信京淮宣撫
處置使韓世忠凡四上疏力諫有金以劉豫相待之語
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許哲等旣至泗州要所

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日欲帝待以客禮世忠益憤再疏言金以詔諭爲名暗致陛下歸順之義此主辱臣死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亦不許哲等旣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過平江守臣向子謹不拜乞致仕者等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上爲帝徐議餘事檜至是欲上行屈已之禮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會三衙帥揚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李誼數見檜議國書事如淵謂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檜於是定檜攝冢宰受書之議帝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帝命檜卽館中見哲等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盡割河南陝西故地又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初無需索以參知政事李光素有時望俾押和議榜以鎮浮言又降御札賜三大將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藍公佐副之判太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朝八陵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民

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
虛內以事外帝雖聽檜和而實疑金詐未嘗弛備也時
張浚在永州馳奏力言以石晉劉豫爲戒復移書孫近
以帝秦之禍發遲而大徐俯守上饒連南夫帥廣東岳
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俯曰禍福倚伏情僞多端
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皆歸玉
化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飛曰救暫急而解倒懸
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他如秘書省正
字汪應辰樊光遠澧州推官韓紉臨安府司戶參軍毛
叔慶皆言金人叵測迪功郎張行成獻詢蕘書二十篇

大意言自古講和未有終不變者條具者皆豫備之策
檜悉加黜責紉貶循州七月兀朮殺其領三省事宗盤
及左副元帥撻懶拘王倫於中山府蓋兀朮以歸地爲
二人所主將有他謀也倫嘗密奏于朝檜不之備但趣
倫進時韓世忠有乘懈掩擊之請檜言春秋不伐喪與
帝意合遂已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兀朮入東
京葛王褻取南京李成取西京撒离喝趨永興軍河南
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怪下詔罪狀兀朮御史中丞王
次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
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

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力排羣言始終以和議自任而
次翁謂無主議者專謂檜地也於是檜位復安據之凡
十八年公論不能撼搖矣六月檜奏曰德無常師主善
爲師臣昨見捷懶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
故疆今兀朮戕其叔捷懶藍公佐歸和議已變故贊陛
下定弔伐之計願至江上諭諸帥同力招討卒不行閏
六月貶趙鼎興化軍以王次翁受檜旨言其規圖復用
也言者不已尋竄潮州時張俊克亳州魏勝克海州岳
飛克郾城幾獲兀朮張浚戰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淞
口鎮諸將所向皆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九月詔飛還行

在沂中還鎮江光世還池州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
輒亂飛口呿不能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以明
堂恩封檜莘國公十一年兀朮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
將邵隆王德關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拓臯又破
之檜忽諭沂中及張浚遽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
進劉錡聞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四月檜欲盡
收諸將兵權給事中范同獻策檜納之密奏召三大將
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並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以宣
撫司軍隸樞密院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進封慶國公徽宗實錄成遷少保加封冀國

公先是莫將韓恕使金拘于涿州至是兀朮有求和意
縱之歸檜復奏遣鄧光遠曹勛使金又以魏良臣爲通
問使未幾良臣借金使蕭毅等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
唐鄧二州尋遣何鑄報聘許之十月興岳飛之獄檜使
諫官万俟卨論其罪張俊又誣飛舊將張憲謀反於是
飛及子雲俱送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
畏鞠之十一月貶李光藤州范同罷參知政事同雖附
和議以自奏事檜忌之也十二月殺岳飛檜以飛屢言
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之鑄
三畏初鞠久不伏高入臺獄遂上誣飛嘗自言已與太

祖皆三十歲建節爲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
獄中子雲及張憲殺于都市天下寃之聞者流涕飛之
死張俊有力焉語在飛傳十二年胡銓再編管新州八
月徽宗及顯肅懿節二梓宮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宮九
月加太師進封魏國公十月進封秦魏兩國公檜以封
兩國與蔡京童貫同請改封母爲秦魏國夫人子熈舉
進士館客何溥赴南省皆爲第一熈本王暎孽子檜妻
暎妹無子暎妻貴而妬檜在金國出熈爲檜後檜還其
家以熈見檜喜甚檜幸和議復成益咎前日之異已者
先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

遇赦永不檢舉曾開李彌遜並落職張俊本助和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邈論罷之十三年賀瑞雪賀雪自檜始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彗星常見選人康倬上書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京秩楚州奏鹽城縣海清檜請賀帝不許知虔州薛弼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於是修飾彌文以粉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爲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洪皓歸自金國名節獨著以致金會室撚語直翰死不一月逐去室撚者黏罕之左右也初結罕行軍至淮上檜常爲之草檄爲室撚所見故因皓歸寄聲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爲憾遂令李文會論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言貶累及僧宗果編配皆以語忤檜也張邵亦坐與檜言金人有歸欽宗及諸王后妃意斥爲外祠十四年貶黃龜年以前嘗論檜也閩浙大水右武大夫白鏐有燮理垂謬語刺配萬安軍太學生張伯麟嘗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殺而父乎杖舂刺配吉陽軍故將解潛罷官閑居辛永宗總戎外郡亦坐不附和議潛竄南安死永宗編置肇慶死趙鼎李光皆再竄過海皓之罪由白鏐延譽光以在藤州唱和有諷刺及

檜者爲守臣所告也先是議見國公出閣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等七人論禮與檜意異於是表臣等以討論不詳懷姦附鼎皆罷始檜爲上言趙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遂嗾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鼎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冲等咸懷異意以微無妄之福冲嘗爲資善翊善故大方誣之其後監察御史王鑑言帝未有嗣宜祠高禩詔築壇于圜丘東皆檜意也台州曾惇獻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臯夔稷契爲不足必曰元聖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煇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卷煇因太后北還自頌檜功德凡二千餘言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高上之皆遷秩自檜再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日曆時政亡失已多是後記錄皆煇筆無復有公是非矣冬十月右正言何溥指程頤張載遺書爲專門曲學力加禁絕人無敢以爲非十五年煇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四月賜檜甲第命教坊樂導之入賜緡錢金綿有差六月帝幸檜第檜妻婦子孫皆加恩檜先禁私史七月又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十月帝親

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十六年正月檜立家廟三月賜祭器將相賜祭器自檜始先是帝以彗星見求言張浚上疏言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願謀爲豫備不然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義檜又憾浚至是大怒卽落浚節鉞貶連州尋移永州十七年改封檜益國公五月移貶洪皓于英州八月趙鼎死于吉陽軍是夏先有趙鼎遇赦永不檢舉之旨又令月申存亡鼎知之不食而卒自鼎之謫門人故吏皆被羅織雖聞其死而歎息者亦加以罪又竄呂頤浩子撫于藤州十二月進士施鏐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求免文解自此頌詠導諛愈多賜百官喜雪御筵于檜篋十八年燔除知樞密院事檜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以爲公相必襲蔡京之迹五月李顯忠上恢復策落軍職與祠六月迪功郎王廷珪編管辰州以作詩送胡銓也閏八月福州言民采竹實萬斛以濟饑十一月胡銓自新州移貶吉陽軍以作頌謗誣也十九年帝命繪檜像自爲贊是歲湖廣江西建康府皆言甘露降諸郡奏獄空帝嘗語檜曰自今有奏獄者當令監司驗實果妄誕卽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苟不懲戒則奏甘露瑞芝類崇虛飾誕無所不至帝雖眷檜而不可蔽欺也如此

十二月禁私作野史許人告二十年正月檜趨朝殿司
小校施全刺檜不中磔于市自是每出列五十兵持長
挺以白衛是月曹泳告李光子孟堅省記光所作私史
獄成光竄已久詎求檢舉孟堅編置峽州朝士連坐者
八人皆落職貶秩胡寅竄新州泳由是驟用五月秘書
少監湯思退奏以檜存趙氏本末付史館六月煇加少
保鄭璋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美作夏二子
傳指蚊蠅也家有潛光亭商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於
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故檜尤惡之編管右迪功
郎安誠布衣汪大圭斬有蔭人惠傑進義副尉劉允山

黥徑山僧清言皆以訕謗也時檜疾愈朝參許肩輿二
孫扶掖仍免拜二十一年朝散郎王揚英上書薦煇爲
相檜奏楊英知秦州二十二年又興王庶二子之奇之
荀葉三省揚煇索敏求四大獄皆坐謗訕煇又以嘗登
李光蕭振之門言時事也於是光永不檢舉振貶池州
二十三年檜請下台州於謝伋家取綦密禮所受御筆
繳進檜初罷相上有責檜語欲泯其迹焉是歲進士黃
友龍坐謗訕黥配嶺南內侍裴詠坐指斥編管邕州二
十四年二月王炬以弟煇舊累死賓州炬編管邕州何
兌訟其師馬伸發端上金人書乞存趙氏爲分檜功兌

編管英州三月檜孫敷文閣待制填試進士舉省殿試
皆爲第一檜從子煒煇姻黨周寅沈興傑皆登上第士
論爲之不平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虛中董
德元也師遜等初知貢舉卽語人曰吾曹可以富貴矣
及廷試檜又奏思退爲編排師遜爲詳定填與第二人
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主一德元老且及
存趙事帝讀填策皆檜熿語於是擢孝祥爲第一降填
第三未幾填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
也六月以王循友前知建康嘗罪檜族黨循友安置藤
州八月王耀爲李光求內徙起編管辰州鄭玘賈子展
以會中有嘲謔講和之語玘竄容州子展竄德慶府方
疇以與胡銓通書編置永州十二月魏安行洪興祖以
廣傳程瑀論語解安行編置欽州興祖編置昭州又竄
程緯以其慢上無禮也帝嘗諭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
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約束檜擅政
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
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畏言國
事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
帝及之蓋亦防檜之壅蔽也衢州嘗有盜起檜遣殿前
司將官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晉安郡王因入侍言

之帝大驚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卽
奏矣退而求其故知晉安言之遂奏晉安居秀王喪不
當給俸月損二百緡帝爲出內帑給之二十五年二月
以沈長卿舊與李光啓譏和議又與芮燁共賦牡丹詩
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爲隣人所告長卿編
置化州燁武岡軍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
僚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不賦者劉芮李燮羅博文
三人而已愿中由此得召又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又有
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十月申禁專
門之學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凡郡國所奏瑞木嘉禾
五世而斬爲汪召錫所告徐史徐喜又論趙鼎子汾與
令矜飲別厚贖必有姦謀詔送大理拘令矜南外宗正
司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
而後已鼎已死而憾之不置遂欲孥戮汾檜忌張浚尤
甚故令矜之獄張宗元之罷皆波及浚浚在永州檜又
使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至是
使汾自誣與俊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
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是月乙未帝幸檜第
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燁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

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檄父子致
任制燔猶遣其子墳與林一飛鄭栴夜見臺諫徐嘉張
扶謀奏請已爲相丙申詔檄加封建康郡王燔進少師
皆致仕墳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夜檄卒年六
十六後贈申王諡忠獻檄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
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讎戮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
略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爲檄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其
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詘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
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檄自操以授言
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議

議卽捕治中以深文又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
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上前者檄死帝方與人言
之檄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附已者
立與擢用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
無一譽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
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
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
之徒率拔之冗散遽躋政地旣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
自言官聽檄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陞者
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卽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卽罷去惟

王次翁開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人謂煇自檜秉政無日不鍛酒具治書畫特其細爾檜陰險如崖奔深阻竟叵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李光嘗與檜爭論言頗侵檜檜不答及光言畢檜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喜諛佞不避形迹然檜死煇廢其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以竊據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二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嘉定元年史彌遠奏復王爵贈謚

宋史卷四百七十三終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說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襄坊布衣管學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姦臣四

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陽武縣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調相州潁昌府教授歷太學錄樞密院編修官尚書比部員外郎紹興初盜曹成掠荆湖間卨時避亂沅湘帥臣

程昌寓以便宜檄高權沅州事成奄至城下高召土豪
集丁壯以守成食盡乃退除湖北轉運判官改提點湖
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高不以禮高憾之高入覲調
湖南轉運判官陛辭希秦檜意譖飛于朝留爲監察御
史擢右正言時檜謀收諸將兵權高力助之言諸大將
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
已極其欲盍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
知所懼張俊歸自楚州與檜合謀擠飛令高劾飛對將
佐言山陽不可守命中丞何鑄治飛獄鑄明其無辜檜
怒以高代治遂誣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虛申警報
以動朝廷及令憲措置使還飛軍獄不成又誣以淮西
逗遛之事飛父子與憲俱死天下寃之大理卿薛仁輔
寺丞李若樸何彥猷言飛無罪高劾之知宗正寺士儂
請以百口保飛高又劾之士儂竄死建州劉洪道與飛
有舊高劾其足恭媚飛聞飛罷宣撫抵掌流涕於是洪
道抵罪終身不復叅政范同爲檜所引或自奏事檜忌
之高劾罷再論同罪謫居筠州又爲檜劾李光鼓倡孫
近朋比二人皆被竄謫和議成高請詔戶部會計用兵
之時與通和之後所費各幾何若減於前日乞以羨財
別貯御前激賞庫不許他用蓄積稍實可備緩急梓宮

還以高爲橫宮按行使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副之高
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耻如此張浚寓居長沙
高妄劾浚卜宅踰制至擬五鳳樓會吳秉信自長沙還
朝奏浚宅不過衆人常產可辦浚乃得免除參知政事
充金國報謝使使還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囑高以聞
高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
官吏鈐紙尾進高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
交一語言官李文會詹大方交章劾高高遂求去帝命
出守檜愈怒給事中楊愿封還詞頭遂罷去尋謫居歸
州遇赦量移沅州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纂次太后回鑿事實上
之張浚以高與沈該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言其專
欲受命於金高見書大怒以爲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
乃若禍在年歲間浚坐竄謫高提舉刊脩貢舉勅令格
式五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書進授金紫光祿
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五諡忠靖高始附檜爲言官所言
多出檜意及登政府不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
政將反檜所爲首召高還高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論
益薄之

韓侂胄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

慈烈皇后女弟仕至寶寧軍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
歷閣門祇候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淳熙末以汝州防禦
使知閣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
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而侂
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
議密啓太后侂胄兩至宮門不獲命彷徨欲退遇重華
宮提舉關禮問故入白憲聖言甚懇切憲聖可其議禮
以告侂胄侂胄馳白汝愚曰已尙夕汝愚亟命殿帥郭
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內翌日憲聖太后卽喪次垂
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卽皇帝位寧宗旣立侂胄欲推定
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瓜牙
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而侂胄但遷宜州觀察
使兼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傳道詔旨浸見親
幸時時乘間竊美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
而踈遠之汝愚不以爲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侂胄謀泄
斥去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
於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未幾龜年與
郡侂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侂胄益用
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曰深雪川劉敞者曩與侂胄同
知閣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胄

計議弼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侂胄曰趙相欲專
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
然因問計弼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問若何而可弼曰
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卽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爲監
察御史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
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之迹始危侂
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
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嘗有
求於汝愚不獲卽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
稷汝愚罷相始侂胄之見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旣斥

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黃度李祥楊簡呂祖儉等以攻
侂胄得罪太學生楊宏中張衡徐範蔣傳林仲麟周端
朝等又以上書論侂胄編置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
十人已而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僞
學之目以網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
爲言官澹言僞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爲僞學罪首紘
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
軍憲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錢鏊圖之汝愚抵衡暴
薨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胄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僞
黨正坐罷斥吏部尚書葉翥要侍郎倪思列疏論僞學

思不從侂胄乃擢翦執政而免思官侂胄加開府儀同
三司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不
欲顯斥熹侂胄意未快以陳賈嘗攻熹召除賈兵部侍
郎未至亟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熹十罪落職罷祠三
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逆黨侂胄大喜
卽日除三傑爲右正言而坐僞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
九人王洸獻言令省部籍記僞學姓名姚愈請降詔嚴
僞學之禁二人皆得遷官施康年陳謙鄧友龍林采皆
以攻僞學久居言路而張釜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四
年侂胄拜少保封豫國公有蔡璉者嘗得罪汝愚執而
黜之五年侂胄使璉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其賓客
所言七十紙侂胄欲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
大理鞠之張仲藝力爭乃止其年遷太保封平原郡王
六年進太傅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請
誅侂胄以周必大爲相侂胄大怒決杖流欽州言者希
侂胄意劾必大首植僞黨降爲少保一時善類悉罹黨
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鏜逮鏜死侂胄亦稍厭前
事張孝伯以爲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
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
誼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寢解三年拜大師監惠民

局夏允中上書請侂冑平章國政侂冑繆爲辭謝乞致其仕詔不許允中放罷時侂冑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冑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冑廝役也亦皆預聞國政超取顯仕羣小阿附勢焰熏灼侂冑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勸侂冑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爲興州都統識者多言曦不可主西師必叛侂冑不省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會辛棄疾入見言敵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爲應變計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言開禧改元進士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冑大悅詔中外諸將密爲行軍之計先是楊輔傳伯成言兵不可動抵罪至是武學生華岳叩闕乞斬侂冑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下大理劾罪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強援故事乞命侂冑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繼以爲請侂冑除平章軍國事蕭遼李壁時在太常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

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昵蘇師旦爲腹
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
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禀人莫敢言四年
以薛叔似爲京湖宣諭使鄧友龍爲兩淮宣諭使程松
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徐邦憲自處州召見以弭兵
爲言忤侂胄意削二秩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
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起而言恢復之計矣詔侂胄
日一朝友龍叔似並升宣撫使吳曦兼陝西河東招撫
使皇甫斌副之時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廣復泗州及
紅縣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孫成復褒信縣捷
書聞侂胄乃議降詔趣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兵敗於
唐州秦世輔至城固軍潰郭倬李汝翼敗於宿州敵追
圍倬倬執統制田俊邁以遺敵乃獲免事聞鄧友龍罷
以丘密代爲宣撫使侂胄旣喪師始覺爲師旦所誤侂
胄招李璧飲酒酒酣語及師旦璧微摘其過侂胄以爲
然璧乃悉數其罪贊侂胄斥去之翌日師旦謫韶州斬
郭倬於京口流李汝翼王大節李爽于嶺南已而金人
渡淮攻廬和真楊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丘
密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侂胄輸家財二十萬
以助軍而諭丘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

且鄧友龍皇甫斌所爲非朝廷意金人荅書辭甚倨且多所要索謂侂胄無意用兵師旦等安得專密又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會招撫使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攻蜀吳曦叛受金命稱蜀王密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爲首謀宜免繫銜侂胄忿密坐罷曦反狀聞舉朝震駭侂胄亟遣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而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侂胄連遣方信孺使北請和以林拱辰爲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以侵疆爲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之臣信孺歸白事

朝堂不敢斥言侂胄窮其說乃微及之侂胄大怒和議遂輟起辛棄疾爲樞密都承旨會棄疾死乃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淳爲江淮制置使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謀誅侂胄議甚祕皇子榮王入奏揚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

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
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殛
殺之先一日周筠謂侂胄事將不善侂胄與自強謀用
林行可爲諫議大夫盡擊謀侂胄者是日行可方請對
自強坐待漏院語同列曰今日大成上殿俄侂胄先驅
至象祖色變尋報侂胄已押出象祖乃入奏有詔斬蘇
師旦於廣東嘉定元年金人求函侂胄首乃命臨安府
斷侂胄棺取其首遺之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
震寓內嘗鑿山爲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時
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頰械草
制言其得聖之清易被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
獻頌者謂伊霍且爽不足以擬其勳有稱爲我王者余
嘉請加九錫趙師彝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
之不辭所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
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受封者
尤衆至是論四夫人罪或杖或徙餘數十人縱遣之有
司藉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始侂胄以導
達中外之言遂見寵任朱熹彭龜年旣以論侂胄去貴
戚吳琚語人曰帝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之
去之易爾而一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

惡以底大僇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冑死寧宗諭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侂冑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娶魯誼子爲後名玠旣誅侂冑削籍流沙門島云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舉進士調蕭山尉上謁帥閻安撫使史巖之俟衆賓退獨留大全款曲甚至期以他日必大用大全爲戚里婢壻寅緣以取寵位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累官爲大理司直添差通判饒州入爲太府寺簿調尚書茶鹽所檢閱江川分司

復兼樞密院編脩官拜右正言兼侍講辭改右司諫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偶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迫之出緝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須臾出北闕棄槐踞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下矣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尋爲右諫議大夫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丹陽郡侯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實祐六年拜參知政事四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公初大全以袁玠爲九江制置副使玠貪且刻逮繫漁湖土豪督促輸錢甚急土豪怒盡以漁舟濟北來之兵太學生陳宗劉黻黃唯陳宜中林則祖等六人伏闕

上書訟大全臺臣翁應弼吳衍爲大全鷹犬鈐制學校
貶逐宗等開慶元年九月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
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
用凶惡陷害忠良過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
伸國法以謝天下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相繼論
罷監察御史朱貔孫復論大全姦回險狡狠毒貪殘假
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
之財監察御史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絕言路壞人才
竭民力誤邊防再削其官景定元年詔守中奉大夫致
仕臣僚言乞遠竄使不失刑詔送南康軍居住臺臣復
以爲言追三官移送南安軍居住明年監察御史劉應
龍請加竄追削兩官移竄貴州團練使與州守游翁明
失色杯酒間翁明愬大全陰造弓矢將通蠻爲不軌朱
禩孫以聞于朝又明年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兼權直舍
人院劉震孫繳奏乞移徙海島四年正月將官畢遷護
送舟過滕州擠之於水而死大全知淮西總領鄭羽富
甲吳門始欲結嫺羽不從遂令臺臣卓夢卿彈之籍其
家爲子壽翁聘婦見其豔自取爲妻爲世所醜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爲游
博不事操行以父蔭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

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妃於內中奉湯藥以給之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卽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敕之巖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可大用也尋出知澧州淳祐元年改湖廣總領三年加戶部侍郎五年以寶章閣直學士爲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撫使一歲中再遷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調度賞罰得以便宣施行九年加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

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卽殺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爲無有槐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已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大元兵共滅金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發兵據般函絕河津取中原地大元兵擊敗之范僅以數千人遁歸追兵至問曰何爲而敗盟也遂縱攻淮漢自是兵端大啓開慶初憲宗皇帝自將征蜀世祖皇帝時以皇帝

攻鄂州元帥兀良哈鯨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蹂廣西
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趙葵軍信
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卽軍中拜右丞相十月
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築再破之賴高達率諸將力戰似
道時自漢陽入督師十一月攻城急城中死傷者至萬
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不從
會憲宗皇帝晏駕于釣魚山合州守王堅使阮思聰蹕
急流走報鄂似道再遣京議歲幣遂許之大元兵拔砦
而北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傑
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
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肅清閩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
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初似道在漢
陽時丞相吳潛用監察御史饒應子言移之黃州兩分
曹世雄等兵以屬江閩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爲潛
欲殺已銜之且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欲立榮
王子孟啓爲太子潛又不可帝已積怒潛似道遂陳建
儲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稱
旨乃議立孟啓貶潛循州盡逐其黨人高達在圍中恃
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卽戲之曰魏巾者何能
爲哉每戰必須勞始肯否卽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

諛似道卽使人呵曰宣撫在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
在軍中事皆不關白似道故似道皆恨之以覈諸兵費
世雄士璧皆坐侵盜官錢貶遠州每言於帝欲誅達帝
知其有功不從尋論功以文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明
年大元世祖皇帝登極遣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
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
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
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忠勇軍營時理宗在位久內
侍董宋臣盧允昇爲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
通賄賂寘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作芙蓉

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爲遊燕竊弄權柄
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人逐盧董
所薦林光世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爲監司郡守子弟
門客斂跡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進用羣小取先
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浙
西田畝有值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
銀絹又多予度牒告身吏文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有奉
行不至者提領劉良貴劾之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田
多爲功皆繆以七八斗爲布其後田少與礲春虧租與
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

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賤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踊楮益賤秋七月彗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臺諫布帛皆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上書力辨之且乞罷政帝勉留之曰公田不可行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歲軍餉皆仰於此使因人言而罷之雖足以快一時之議如國計何有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劉良貴摺撫以罪悉黥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恭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甫葬理宗卽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爲詔起之似道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撒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沱之報實無兵也三年又乞歸養大臣侍從傳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賜賚者日十數至夜卽交卧第外以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

書堂治事賜第葛嶺使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大
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
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
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
達杜淵張仲微謝章輩小忤意輒斥重則屏棄之終身
不錄一時正人端士爲似道破壞殆盡吏爭納賂求美
職其求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趙潛輩爭
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王工陳振民以求進一
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
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
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
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
色者爲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
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
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
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
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輒得罪自
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
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
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

日平章云云顯祖給曰平章已允乘逍遙輦矣帝遂歸
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
卽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
尼如還似道旣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
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大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
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自圍襄陽以來每
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呂文煥以急告似
道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
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
運天下爲術乃就中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時物議多

言高達可援襄陽者監察御史李珉率朝士入言於似
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珉等出歎曰呂氏安則趙
氏危矣文煥在襄聞達且入援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
易耳今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援之吾以捷聞則達必
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爲然時襄兵出獲哨騎數人卽繆
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襄陽降似道曰
臣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
此爾十月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
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尋起復入朝
度宗崩大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羣言非師臣親出不可

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船相銜百餘里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曳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至蕪湖遣還軍中所俘曾安撫以荔子黃甘遺丞相伯顏俾宋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少軍軍魯港二月庚申夜虎臣以失利報似道倉皇出呼曰虎臣敗矣命召

貴與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而泣曰吾兵無一人用命也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有爲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列郡守於是皆遁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官三月除似道諸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吳潛向士璧等官誅其幕官翁

應龍廖瑩中王庭皆自殺潘文卿季可陳堅徐卿孫皆
似道鷹犬至是交章劾之四月高斯得乞誅似道不從
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乃命削三官然尚居楊不歸
五月王爚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太皇太后乃詔
似道歸終喪七月黃鏞王應麟請移似道鄰州不從王
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籍
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非惟付人言於不
恤何以謝天下始徙似道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衆
爲露布逐之監察御史孫嶠叟等皆以爲罰輕言之不
已又徙建寧府翁合奏言建寧乃名儒朱熹故里雖三
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來嘔惡况見其人時國子司
業方應發擢直舍人院封還錄黃乞竄似道廣南中書
舍人王應麟給事中黃鏞亦言之皆不從侍御史陳文
龍乞俯從衆言陳景行徐直方孫嶠叟及監察御史俞
浙併上疏於是始謫似道爲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
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
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人
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王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
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
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

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嶭叟應麟奏似道家畜乘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鞫問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宋史卷四百七十四終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列傳第二百三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省右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赤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允管國子監業專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叛臣上

張邦昌

劉豫

苗傅劉正彥附

杜克

吳曦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寶器效遼故事立其臣為君冠屨易位莫甚斯時高宗南渡國勢弗振悍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列傳

僕狂奴欺主衰敗易動於惡兵雖凶器尤忌殘忍將用
恐人先無仁心視背君親猶反掌耳世將之子使握重
兵居之阨塞之地豈非召亂之道乎大義昭明旋踵殄
滅蓋天道也扶綱常遏亂略作叛臣傳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成
以訓導失職貶提舉崇福宮知光汝二州政和末由知
洪州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尤殊者
增製旗物從之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轉左丞遷中書
侍郎欽宗卽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
康王及邦昌爲質于金以求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

韓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俄進太宰兼
門下侍郎旣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
爲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
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
河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
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爲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罷
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吳
玠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爲人主者從軍
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
復遣玠儔促之劫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相視

久之計無所出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傳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爲留守再集百官詣祕書省至卽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衆意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專事讎游黨附權姦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并儔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趣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卽僞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耻屈節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舍謀令悉棄兵杖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并儔瓊等欣然鼓舞若以爲有佐命功云卽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并權同知樞密院事儔

權僉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下令曰比緣朝廷多故百官有司皆失其職自今各遵法度御史臺覺察以聞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獨時雍每言事邦昌前輒稱臣陛下下邦昌斥之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邦昌以嗣位之初宜推恩四方以道阻先赦京城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拓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秉哲拜儔皆從行士庶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金師既還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

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亦請奉迎康王邦昌從之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弗聽乃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齋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詢師愈等具知所由乃報書邦昌邦昌尋遣謝克家獻太宋受命寶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

中外大說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卽皇帝位相李綱徙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書極論邦昌久典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旣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曰爲故天子哉高宗乃降御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責授昭

化軍節度使潭州安置初邦昌僭居內庭華國靖公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杖舂配車營務時雍秉哲拜儔等先已遠竄至是併誅時雍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也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元符中登第豫少時無行常盜同舍生白金盃紗衣政和二年召拜殿中侍御史爲言者所擊帝不欲發其宿醜

詔勿問未幾豫累章言禮制局事帝曰劉豫河北種田
叟安識禮制黜豫兩浙察訪宣和六年判國子監除河
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豫善中書侍郎張
懋建炎二年正月用懋薦除知濟南府時盜起山東豫
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是冬
金人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
東益兵來援金人乃解去因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
遂畜反謀殺其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
納款三年三月兀朮聞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充
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濮濱博棣德
滄等州以麟知濟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七
月丁卯金人遣大同尹高慶裔知制誥韓昉冊豫為皇
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先是北京順豫門生瑞木濟南
漁者得鱸豫以為已受命之符遣麟持重寶賂金左監
軍撻辣求僭號撻辣許之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
立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越次請立豫議遂決乃命慶
裔昉備璽綬寶冊以立之九月戊申豫即僞位赦境內
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
丞張柬為右丞李儔為監察御史鄭億年為工部侍郎
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

知濟南府李純始堅守太原頗懷忠義高宗以王衣雅厚孝純裨衣招之會粘罕遣人自雲中送歸豫遂失節於賊豫還東平升爲東京改東京爲汴京降南京爲歸德府以第益爲北京留守尋改汴京留守復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悉爲州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下僞詔求直言十月冊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習宮掖事豫欲有所取則故立之十一月改明年元阜昌方豫未僭號時數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及賂悟左右喬思恭與共說悟令降金悟金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立不發書斬其使復遣立友人劉偲以榜旗誘之且曰吾君之故人也立曰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燒殺偲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十旬不屈欲官之不受豫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闔琦匿之豫杖死琦召迪功郎王寵不至文林郎李喆尉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洪皓久陷于金粘罕勸皓仕豫不從竄皓冷山處士尹惇聞豫召迹山谷間走蜀中國信副使宋汝爲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豫書乞通

宋朝豫殺希載是月豫立陳東歐陽澈廟於歸德如唐
張巡許遠雙廟制紹興元年五月張俊討李成敗之成
迹歸豫雒州大僧王友直嘗抵豫書招李成謂劉光世
呂頤浩非中興將相才後爲人所訴詔鞫而刑之六月
豫以麟爲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置招受司于宿州
誘宋逋迹金人旣立豫以舊河爲界恐兩河民之陷沒
者迹歸下令大索或轉鬻諸國或繫送雲中實防豫也
十月豫入寇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攻廬州守臣王
亨誘斬世冲大敗其衆十一月帥臣葉夢得招降豫將
王才僞秦鳳帥郭振入寇王彥關師古敗之僞知海州
薛安靖及通判李彙以州來歸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
以商號二州叛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
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
所陷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
斬黃孔彥舟廬壽王亨相爲應援毋失事機三月仲爲
其將霍明所殺高宗聞之授仲二子將仕郎河南鎮撫
使翟興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僞
詔并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
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遷都汴因奉祖考于宋太廟尊其
祖曰徽祖毅文皇帝父爲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是

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恐豫曲赦汴人與民約
曰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
格時河淮陝西山東皆駐北軍麟籍鄉兵十餘萬爲皇
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
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五月豫聞桑仲死遣人招隨州
李道鄧州李橫皆不受執其使以聞六月蘄黃鎮撫使
孔彥舟叛降豫其將陳彥時率衆千餘來歸直徽猷閣
凌唐佐尚書郎李亘國信副使宋汝爲留僞庭久謀疏
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豫殺唐佐亘亦遇害豫以知東
平府李鄴爲尚書右丞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爲大
總府先鋒將十二月襄陽鎮撫使李橫敗豫兵於揚石
乘勝趣汝州僞守彭玘以城降豫遣劉夔與金帥撒離
曷侵蜀執進士薛筇送豫筇勉豫早圖反正庶或全宗
孰與他日併妻子磔東市豫怒欲兵之賴張孝純獲免
三年正月庚申李橫破穎順軍僞守蘭和降壬戌敗豫
兵于長葛甲子橫引兵至穎昌府僞安撫趙弼固守急
攻下之弼遁復穎昌二月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
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三月豫聞橫入穎昌求援於
金人粘罕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師二萬逆戰
於京城西北之牟馳岡橫敗績復陷穎昌橫軍本羣盜

侍勇無律勝則爭取子女金帛故及於敗四月陷虢州
鎮撫司統制官謝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
以死臯開封人是月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
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抵鹽城輸款于豫文言沿海無
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州益海艦二十俾寇
逼秦間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趙松年使僞齊豫欲以臣
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
能屈因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復問帝意所向
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有慚色時豫素有梁衛之地
翟琮屯伊陽之鳳牛山不能孤立突圍奔襄陽九月楊
政遣川陝將官吳勝破豫兵於蓮花城十月己亥賊將
李成陷鄧州以齊安守之癸卯陷襄陽李橫奔荆南知
隨州李道棄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隨州甲辰陷郢
州守臣李簡遁豫以荆超知州事賊將王彥先自亳引
兵至壽春將窺江南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鄜
瓊領所部駐無爲軍爲濠壽聲援賊乃還十一月金人
遣李永壽王翊來報聘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
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監廣州鹽稅吳伸上
書請討豫謂金人雖彊實不足慮賊豫雖微實爲可憂
今敵使在廷宜陽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疑可一戰擒也

四年正月翰林學士綦崇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解弛宜戒將帥愈益置守縱和議成亦未可弛備既而朝廷遣章誼使金至雲中粘罕答書約毋駐軍淮南誼不屈還過汴豫欲留之以計獲免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矣二月豫策進士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舒蘄等州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成道尋復唐州六月復隨州礫偽守王嵩于襄陽市七月復鄧州語在飛傳豫聞岳飛取襄鄧遂乞師於金人偽奉議郎羅誘上南征策豫大喜奪民舟五百載戰具以徐文爲前軍聲言攻定海九月豫下偽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子麟入寇及誘金人宗輔撻辣兀朮分道南侵步兵自楚承進騎兵由泗趨徐復遣偽知樞密院盧緯請師於金主金主集諸將議粘罕希尹難之獨宗輔以爲可乃以宗輔權左副元帥撻辣權右副元帥調渤海漢軍五萬應豫以兀朮嘗渡江習知險易俾將前軍豫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朝廷震恐或勸帝他幸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張浚曰避將安之遂決意親征壬申豫兵與金人分道渡淮楚州守臣樊序棄城

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十月丙子朔
詔張浚援世忠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復還揚州起張
浚爲侍讀戊子韓世忠戰於大儀己丑解元戰於承州
皆捷丙申豫露榜有窺江之言戊戌帝發臨安十一月
壬子下詔討豫始暴豫罪惡士氣大振欲濟江決戰趙
鼎曰退固不可渡江亦非策豫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
逆雛決勝負哉淮西將王師晟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
執僞知州王靖十二月壬辰岳飛遣將牛皐徐慶敗金
人於廬州庚子金人退師遣使告麟麟棄輜重宵遁語
在世忠傳五年正月淮西將鄭瓊殺光州僞守許約降
閏二月豫將商元攻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死之七月
豫廢明堂爲講武殿暴風連日八月陷光州十月豫令
民鬻子依商稅法許貫陌而收其筭豫獻海道圖及戰
船木樣於金主亶六年正月豫聚兵淮陽韓世忠引兵
急圍之賊守將連舉六烽兀朮與劉猷合兵來援皆爲
世忠所敗六月築劉龍城以窺淮西王師晟破之執華
知剛俘其衆而還九月豫罷沿海互市張孝純謂豫曰
聞南人久治舟一旦乘風北濟將不利於我豫懼故罷
之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亶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
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

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實受弊柰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姑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豫於是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李鄴行臺右丞馮長寧行臺戶部許清臣兵馬大總管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爲將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總十路兵由壽春犯廬州猺率東路兵取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西兵趨光州寇六安彥舟統之十月猺兵阻韓世忠不得前還順昌麟兵從淮西繫三浮橋以濟賊衆十萬次濠壽間江東安撫使張俊拒戰詔併以淮西屬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比至濠而劉光世已棄合肥矣張俊遣人星馳采石諭光世曰敢濟者斬光世不得已還廬州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鄺瓊出安豐遇賊三將軍皆敗之猺衆數萬過定遠欲趨宣化犯建康沂中遇猺兵於越家坊破之又遇於藕塘大破之猺遁麟聞亦拔砦走麟兵有自書鄉貫姓名而縊者豫由此失人心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覺請立麟爲太子以覘其意金人乃答豫曰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七年春豫策進士遣謀縱火淮甸燔劉光世帑藏二月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三月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鄺瓊執呂社

以兵三萬叛降豫尋殺社豫聞瓊降大喜御文德殿見之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瓊勸豫入寇豫復乞師金人且言瓊欲自交金人恐豫兵衆難制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金人業已廢豫而豫日益請兵遂以女真萬戶東拔爲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撻不也爲右都監屯河間於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十一月丙午廢豫爲蜀王初金主先令撻辣兀朮僞稱南侵至汴給麟出至武成麾騎翼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

于金明池翼日集百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間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汝敲殺親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僞丞相張昂知淄州李鄴知代州李成孔彥舟鄺瓊關師古各予一郡以女真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撻辣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

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願居相州韓琦宅許
之後併其子麟徙於臨潢封豫爲曹王賜田以居之紹
興十三年六月卒是年金皇統三年也豫僭號凡八年
廢時年六十五先是齊地數見怪異有梟鳴于後苑龍
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有星隕于平原鎮識者謂禍不
出百日豫怒殺之未幾果廢初僞麟府路經畧使折可
求以事抵雲中左監軍撒離曷密諭可求代豫後捷辣
有歸疆之議恐可求缺望醜殺之豫之僭逆也馬定國
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都國馬賦語多指斥又如許
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永安陵蹶大穴竟蓋無責焉
苗傳上黨人大父授父履授在元豐中爲殿前都指揮
使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揚祖以兵萬人至傳與
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傳爲統
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劉正彥者不知
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爲熙和路經畧使死王事正彥由
閣門祗候易文資至朝奉大夫後以事責降會法部曲
王淵爲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以法故薦正彥于朝
復爲武德大夫知濠州擢御營右軍副都統制淵分精
兵三千與之以平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初正
彥討進請劉晏偕行晏本嚴州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

衆來歸正彥用晏計易旗幟爲疑兵遂降進晏自通直
郎遷朝請郎正彥耻已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歎望乃
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
三年二月壬戌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
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
苗傅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
船所載皆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內侍省押班
康履頗用事威福由已出其徒敎民居肆爲暴橫傅等
恨之曰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其黨張達復激怒諸
軍曰能殺淵及內侍則人人可富朝廷豈能偏罪哉三
月辛巳拜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初淵建幸杭州議內
侍實左右之及淵躡躑樞筦衆謂薦由內侍傅自負宿
將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進淵檄取所予兵亦怨之於
是傅積不能平與王世修張達王鈞甫馬柔言等謀作
亂鈞甫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傅部分既定乃給淵
以臨安縣有盜意欲使淵出其兵於外康履得黃卷小
文書有兩統制作田金字署卷末田乃苗金彥劉也於
是頗泄賊謀以告淵淵伏兵天竺明日賊黨亦伏兵城
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以兵
圍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闕

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與傅通道其黨入奏曰苗傅不負國止爲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關請帝御樓百官皆從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傅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憑闌呼二賊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私內侍者卽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遙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會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賊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曰禍由中官不悉除之禍未已也帝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康履遂命吳湛捕履得於清漏閣承塵中傅卽樓下腰斬履傅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卽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也帝使朱勝非繼樓下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卽下詔請太后垂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達曰今日之事當爲百姓社稷計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則從三軍之請通判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軍邪帝徐謂勝非曰朕當退避須太后命勝非謂不可顏岐曰得太后親諭之

則無詞矣時寒甚門無簾幃帝坐一竹椅既請太后卽起立楹側太后御肩輿出立樓前二賊拜曰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主張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貫起邊釁所以致金人之禍今皇帝聖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已加竄逐統制獨不知邪傅曰臣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等號泣固請因呼其衆曰太后旣不允吾當受戮遂作解衣狀后諭止之傅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顧謂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之頃收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傅請矣乞太后宣諭后猶不許傅等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詔二凶帝屏左右語曰當爲後圖事不成死未晚勝非曰王鈞甫賊腹心也適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爲後圖耳是日帝幸顯忠寺甲申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丙戌赦至平江府張浚知有變不拜丁亥至江寧制置呂頤浩遺浚書痛述事變浚乃舉兵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至平江浚諭以起兵俊泣奉命初勝非奏垂簾當二臣同對今屬時

艱乞許獨對恐賊疑乃日引其徒一人與俱傳人對后
勞勉之賊喜無所疑故臣僚人對得謀復辟勝非深結
王世修將處以從官俾通二凶傳欲改元正彥欲遷都
建康太后謂勝非曰二事如俱不允恐賊有他變己丑
改元明受張浚遺書二凶獎其忠義以慰安之庚寅百
官朝睿聖宮以傳爲武當軍節度使辛卯張浚遣進士
馮轡赴行在請帝親總要務復抵書馬柔吉王鈞甫宜
早反正以解天下之惑浚既遣轡卽檄諸路約呂頤浩
劉光世會平江傳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命趙哲領浚
軍哲不從改命陳思恭思恭亦不從千辰以諫議大夫
鄭慤爲御史中丞賊以武功大夫王彥爲御營司統制
慤面折二凶彥猖狂卽日致仕癸巳韓世忠引兵至常
熟辛道宗謂張浚曰賊萬一邀駕入海何以爲計浚乃
聲言防遏海寇奏道宗爲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以
避賊甲午貶曾擇藍珪于嶺南傳追斬擇賊欲以所部
代禁衛守睿聖宮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澂勝非曲諭止
之馮轡說二凶反正傳拔劒瞋目視轡正彥解之曰須
張侍郎來乃可卽遣歸朝官趙休與轡共招浚乙未呂
頤浩勤王兵至丹陽劉光世引所部來會丙申韓世忠
兵至平江卽欲進兵浚曰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投鼠

忌器不可太亟賊遣張彥王德聲言防淮德伺彥醉并
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彥尋爲人所殺戊戌浚以
世忠兵少分張俊兵二千益之發平江馮轡至平江浚
復遣人責賊以大義諭以禍福期雖死無悔傳等初聞
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
下詔責浚黃州團練使郴州安置鄭慤上疏謂浚不當
責密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告浚宜持重緩進賊當自遁
浚然之是日賊遣苗瑀柔吉將赤心隊及王淵舊部
曲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馮轡至臨平見瑀柔吉同縋
入城詰朝與傳等議傳曰爾尚敢來邪欲拘轡浚逆心
之謬爲書遺轡言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初無異心
殊悔前書失於輕易賊得浚遺轡書大喜乃釋轡壬寅
浚得謫命恐將士解體給曰趣召之命也是日呂頤
至平江與浚對泣曰事不諧不過赤族乃命慕容李承
造草檄告四方討賊賊聞勤王之兵大集卽呼馮轡勝
非議復辟癸卯張俊發平江劉光世繼之賊亦遣兵三
千屯湖州小林丙午頤浩浚以大兵發平江詔以浚爲
知樞密院事丁未勝非召二凶至都堂議復辟率百官
三上表以請夏四月戊申朔帝還宮都人大說帝御前
殿詔尊太后曰隆祐皇太后立嗣君爲皇太子辛酉徒

傳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庚戌詔復建炎號是日頤浩
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
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詣都堂趣
得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辛亥頤浩俊
引勤王兵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苗傅犯富陽
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癸丑犯桐廬甲寅斬吳湛時希
孟編管吉陽軍丙辰傅等至白沙渡所過燔橋以阻官
軍丁巳犯壽昌縣黥民充軍庚申犯衢州守臣胡唐老
拒卻之丙寅犯常山世忠請任討賊丁卯以世忠爲江
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賊戊辰賊犯玉山縣辛未賊屯

沙溪鎮統制關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喬仲福王德會
信州賊聞之還屯衢信間五月戊寅朔世忠發杭州庚
辰賊黨張翼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江浙制置使
周望受之以聞賊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
官軍統制官馬彥博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瞋目大
呼揮兵直前正彥墮馬生禽之賊將江池殺孟臯禽苗
翊降衆悉解甲張遼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傅
棄軍變姓名夜遁建陽土豪詹標覺之執送世忠檻車
赴行在壬寅詔班師秋七月辛巳世忠軍還俘傅正彥
以獻磔于建康市張遼苗瑀及傅二子俱已前死詔釋

餘黨

杜充字公美相人也喜功名性殘忍好殺而短於謀略
紹聖間登進士第累遷考功郎光祿少卿出知滄州靖
康初加集英殿修撰復知滄州時金人南侵郡中僑寓
皆燕人來歸者充慮爲敵內應殺之無噍類建炎元年
進天章閣待制北京留守遷樞密直學士提刑郭永嘗
畫三策以獻充充不省永誦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
而無實驕蹇自用而得聲譽以此當大任鮮克有終矣
二年宗澤卒充代爲留守兼開封尹三年以戶部尚書
兼侍讀召未至改資政殿學士節制京東西路依前京
城留守尋知宣武軍節度使七月以同知樞密院召還
至卽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御營使初宗澤要結豪
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
士往往皆引去留守判官宗頴嘗疏其失朝廷謂充有
威望可屬大事呂頤浩張浚亦薦之故有是命時諸路
各擁重兵率驕蹇不用命張俊方白事謁未入俊遽前
充怒戮其使諸將稍稍憎服高宗將幸西浙命韓世忠
屯太平王瓌屯常州以充爲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
護諸將光世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光世江州
世忠常州時江浙倚充爲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之

方識者寒心金人窺江充遣裨將王民張超分守諸渡
乘高據岸以神臂弓射卻之金人復逼礮砂時以輕舟
薄南岸官軍奮擊或沉其舟一日當晝金人對江列陣
而佯退衆信之守益懈敵謀知無備夜乃乘數十舟橫
江直濟衆不能禦敵遂登岸充亟命統制官陳淬盡領
岳飛諸裨校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渡約王瓌俱進敵
氣銳甚淬戰沒瓌引兵遁充軍潰金人陷建康充渡江
保真州充嘗痛繩諸將諸將銜之伺其敗衆將甘心焉
充不敢歸乃北約泗州劉位徐州趙立欲合兵邀敵歸
路詔遣內侍任源賜親札激厲俾爲後圖源至常州道
阻未得進募徒士先達上意充詭詞自飭以報源充居
真州長蘆寺守臣向子忞勸充由通泰入浙欲與偕行
充畜異志不聽始京畿提刑凌唐佐在南京守臣孟庚
歸朝以府事委之唐佐遂降于金爲所用唐佐雅善充
以書招之完顏宗弼復遣人說充曰若降當封以中原
如張邦昌故事充遂叛降金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
充不薄何乃至是哉下制削充爵徙其子嵩巖崑塔韓
汝惟於廣州是冬充至雲中粘罕薄之久之命知相州
充猜阻肆威同列多不協紹興二年其孫自從所間走
歸充其副胡景山誣充陰通朝廷粘罕下充吏炮掠備

至不服釋之因問充曰汝欲復歸南朝邪充曰元帥敢歸充不敢也粘罕晒之七年命充爲燕京三司使八年同僉書燕京行臺尚書省事九年遷行臺右丞相十一年和議成而充死矣

吳曦信王璘之孫節度挺之中子以祖任補右承奉郎淳熙五年換武德郎除中郎將後省言其太驟改武翼郎累遷高州刺史紹興元年挺卒起復濠州團練使慶元元年冬由建康軍馬都統制除知興州兼利西路安撫使四年憲聖園陵成以勞遷武寧軍承宣使六年光宗橫陵成遷太尉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潛畜異志因附

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之陳自強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報曦至鎮諧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曦與從弟晁及徐景望趙富未修之董鎮共爲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

四州于金求封爲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爲持
重按兵河池不進潛爲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不之覺
會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
兵松亦不悟金人犯西和王喜魯翼拒之戰方急曦傳
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時已布
腹心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
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
守大散關曦因撤驀關之戍敵由版閣谷遶出思後思
遁金遂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飭投匭上書
言曦必叛侂胄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吳
端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李好義啟
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
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
明今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翼揚駭之抗言曰如此則
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
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禧褚青王喜王大中等皆
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遣徐景望爲四川轉運使褚青
爲左右軍統制趨益昌敘總領所倉庫程松聞變棄興
元去三年正月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
之表鐵山爲界曦乘黃屋左纛僭王位于興州卽治所

爲行宮稱是月爲元年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
叔母劉日夜號泣罵不絕口曦扶出之族子僕爲興元
統制見僞檄色甚不平曦旣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
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併程
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遣祿祁房大勛戍萬州泛舟下
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祁尋至夔遣兵扼巫山
得勝羅護等若以過王師佐胃聞曦反不知所爲或勸
不如因而封之佐胃納其說吳玘爲曦謀宜收用蜀名
士以係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
仲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僞命楊修在唐父中家
大酉李道傳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義
兵興州合江倉官楊巨源倡義討逆未有以發遂與隨
軍轉運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貴等皆
有謀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
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卽曦室斬其首裂其尸丙分遣
將士收其二子及叔父柄弟暉從弟玘賊黨姚淮源李
珪郭仲米修之郭澄等皆誅之時吳端猶卧後閣亦伏
誅徐景望趙富吳曉董鎮郭榮祿禧等皆在外遣人就
誅之函曦首獻于朝詔曦妻子處死親昆弟除名勒停
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通主璘祀曦敗

時年四十六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終

宋史卷四百七十六

列傳第二百三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戶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叛臣中

李全上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蠡目
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趨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初大
元兵破中都金主竄汴賦歛益橫遺民保巖阻思亂於

是劉二祖起泰安掠淄沂二祖死霍儀繼之彭義斌石
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等附之楊安兒
起掠莒密展徽王敏爲謀主舅舅劉全爲帥汲君立王
琳閻通董友張正中孫武正等附之餘寇盜起大元兵
至山東全母及其兄死焉全與仲兄福聚衆數千劉慶
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洋弟潭等咸附之大元兵
退金乃遣完顏霆爲山東行省黃摑爲經歷官將花帽
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闕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輕舸
走卽墨金人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無子從子
友鶴稱九大王不閉軍務安兒妹四娘子彼悍善騎射
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
旗山全以其衆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合軍與霆戰又
敗霆驍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
足而止者全得收餘衆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峒上霍儀
攻沂州不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潰其衆彭義斌歸
李全黃摑者卽阿魯達霆卽李二措賜姓完顏惠號賽
張飛燕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沒島峒寶貨山委而不得
食相率食人有浣鐸者鎮江武鋒卒也亡命盜販山陽
誘致米商斗米輒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
北人至者輒舍之又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度淮之

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歸宋招禮宋人定
遠民季先者嘗爲大俠劉佑家廝養隨佑部綱客山陽
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寅緣鐸得
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江淮制置李珣淮東安撫
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爲機察
諭意羣豪敘復鐸爲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都監與高忠
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
忠皎合兵攻剋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襲破
莒州禽金守蒲察李家別將于洋克密州兄福克青州
始授全武翼大夫京東副總管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

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
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勅珣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
軍就聽節制於是有旨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
千人名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
奏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嘉定十一年五
月己丑全軍至漣水邀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穀議再
攻海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六月全圍
海城金經略阿不罕納不刺等固守不下七月合鄆單
郅徐兵來援全與戰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密
州禽黃摑械至楚城是冬徙屯淮陰之龜山十二年山

東來歸者不止權楚州梁丙無以贍先懇丙請預借兩
月然後帥所部五千并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不許請
速遣全代領其衆又不許丙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
糧之舟二月庚辰率軍二萬度淮大掠丙調王顯臣高
友趙邦永以兵逆之至南度門顯臣敗友邦永遇珪下
馬與作山東語皆不復戰丙窘乃遣全出諭之時金人
圍淮西急馬司都統李慶宗成濠出戰喪騎三千珪及
張春皆有亡失帥司調全與先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
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癸亥遇金人于嘉山戰小捷三
月先軍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以待金人乙酉全
至渦口值金將乞石烈牙吾答魯名盧鼓槌者將濟全與
其將鹿仙掩之金兵溺淮者數千俘獲甚衆壬辰與阿
海戰于化陂湖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
而還三圍俱解全喪失亦衆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
全進達州刺史妻楊氏封令人六月金元帥張林以青
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存
宋及擱敗意決而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冢揣知林意
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訖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
已猶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
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結爲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

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表馮均所作也秋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其餘授官有差進全廣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爲統制增放二萬人錢糧徙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督戰許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承宣使殺駙馬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干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涉上于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死也十一月大雨雪淮水合全請於制府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制府遣就盱眙劉璋議璋集諸將燕全時主四夏

全咸願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度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冰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引去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峒嚴實求內附拱與定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九州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度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全合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參政蒙古剛帥衆守東平全以三千人金銀甲赤幟遶濠躍馬索戰時大

暑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砮中通
浮梁來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木斷浮梁全首尾幾絕蓋
金人堰汶水而決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
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
上有龍虎上將軍者貫銀甲揮長槊盛兵以出旁有繡
旗女將馳搶突鬪會諸將至援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縣
精銳喪失大半統制陳孝忠死焉林兵還青州全所携
鎮江軍五百人多怨憤全乃分隸拱使先歸而以餘衆
道滄州假鹽利以慰贍之龍虎上將軍者東平副帥幹
不搭女將者劉節使女也全至楚州屬召先赴行在全
自渦口之捷有輕詔將心獨先嘗策戰助威望不下已
患之乃陰結制帥所任吏莫凱使譖先先卒全喜而心
益貳涉乘先死欲收其軍輟統制陳選往漣水以總之
先黨裴淵宋德玘孫武正及王義深張山張友拒而不
受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爲統帥珪道楚城涉不知覺及
選還涉耻之乃謀分珪軍爲六請于朝出修武京東路
鈐轄印告各六授淵等使之分統謂可散其縱淵等陽
受命涉卽聞于朝謂六人已順從珪無能爲矣其後有
教令皆不納然後知淵等猶主珪涉恐甚全結府吏伺
知之乃見涉請討珪涉未有處議者請以全軍布南度

門移淮陰戰艦陳于淮岸以示珪有備然後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罷支衆心一散珪黨自離涉用其策珪技果窮珪素通好於大元至是殺淵而挾武正德珍與其謀主孟導歸大元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使南將主北軍則淮楚爲一涉然之且曰先在時有三千虛籍今當遣明亮覈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卽獻計曰全若朝將此軍夕與覈除虛籍因卑辭獻珍具以自結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給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

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全思漣水去邳咫尺旣無險阻城壁復弊一被攻劫則直臨淮面罪在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爲總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十一月丁未全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單迭爲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狎娼單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艫舟謀爭舟楫之利焉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瑄共圖泗

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兵至盱眙度淮攻剋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瑋徒盱眙芻粟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爲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槌來取西城全盛兵出戰大敗統制賴興死全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旣陷蘄州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十五年二月瑋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嘗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每歎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聞盧鼓槌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卽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被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從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其弟有大造于林又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懇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下問

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追於是李馬兒說林歸大元福狼狽走楚州冬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遣涉書詆全明已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爲朝廷取之乃提師駐海州以迫林涉間道遣黥胥王翊闔瓊勞林林泣涕道其故翊歸全使人殺諸塗全攻林急林走全遂入青州十六年二月涉勸農出郊暮歸入門忠義軍遮道涉使人語楊氏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卒秋全新置忠義軍籍初涉屯鎮江副司八千人于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陰

王暉及于潭統之所以制北軍也全輕鎮江兵且以利啗其統制陳選及趙興使不爲已患唯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邁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未能合也及丘壽邁攝帥事全忽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閩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十一月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命下聞者驚異先是國奉祠家食數言全必反欲傾涉而代之會召國奏事國疏全姦謀甚深反狀

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彌蓋自鬻也至是喬行簡爲吏部侍郎上疏論國望輕不宜帥准不報山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聞及聞國用晞稷闕望乃騰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是冬大元將李二措及邳州守致書海州欲附宋全戲下周岳得之卽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全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山東十七年正月國之鎮楊氏郊逐國辭不見楊氏慚以歸國旣視事補柳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稿資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誇於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卽奔走不暇矣全固留青州國不能致四月全遣小吏致再書國喜曲加勞接卽日真補承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書而遽得命諸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爲笑國見全無來期數致厚餽邀全議事會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見八月全上謁賔贊戒全曰節使當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

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買制帥亦免汝拜汝
有何勛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
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國之客
章慶先主幕議慶福謁見慶先責客將令隔簾貌喏慶
福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噉遺全不受國固遣全俟其
充斥階庭伺候移時而復卻之如是者半月卒不受全
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得志
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席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
故判從之全卽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
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義斌求趙邦永來山東

全爲白之國諾邦永乘間告國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
處國曰我自能兵爾毋過慮邦永泣而辭之全遂往青
州十一月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之外以
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恐其圖已內自爲備寶
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其從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于
山陽全黨欲坐致成敗然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勒
部曲及聚販鹽盜至千餘結束如北軍率衆揚言自山
陽來擁立濟王事見竝傳時全圖國之意已決遣慶福
還楚城使爲亂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間指謂人曰此
宗室也至語郡僚曰會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相

應忠義統領王文信有衆八百涉徙刺揚州強勇軍國之聚兵大閱文信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襲揚州別遣將劫寶應事濟卽揮衆度江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卽殺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禍及已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乙卯國晨起蒞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時四明人姚紳通判青州金

豫令還山陽及漣水而復止之至是擁紳入城與通剡宋恭喝犒南北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貌喏之辱戒諸軍毋害苟夢王家護以五十兵初國倚揚州強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朱虎等爲腹心至是首降賊且助爲亂惟丁勝張世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或與賊巷戰興手殺賊將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復獻計慶福曰我僞作重傷提本部軍歸揚州楊守必不疑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福喜夜飲而遣之丙辰許國縊于途丁巳文信將至揚州其徒有亡入城告

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州兼提點刑獄汪統會同官
議鈐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見拒
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止其兵而
以單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往盱眙分隸
張范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于十里頭置酒相勞苦文
信僞爲裹創狀拱曰忠義反楚州揚州人見忠義暮歸
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後同見提刑提刑急欲
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
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
厲聲曰王統領好人提刑不必疑請出受參統不得已

出而犒之劉全以兵翼之出館其家詔旦統未有處拱
又請引文信出城與議回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就出
劉全亦請從至平山堂文信責拱賣已欲殺之拱曰爾
謀如此三城人命何辜我已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我
死汝八百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文
信劉全遂還楚州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
異圖劉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瑋懼夏全復動乃使
卞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爲辭引兵
還揚州因僞言盱眙失守卞整爲亂於是揚州復震城
門晝閉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後圖之謀帥莫

可以徐晞稷嘗倅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晞稷亦勇往
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慶福以事濟報全全
又牒義斌等口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
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此事皆因
我起我必報此讐呼趙邦永曰趙二汝南人正須爾明
此事乃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
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閔斬數人請待
罪朝廷未之詰趙范時知揚州兼提點刑獄得制置印
干潰卒中以授晞稷全遣騎逆晞稷已卯晞稷入楚城
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迎之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

降等止之賊衆乃悅四月潘壬變姓名至楚州將度淮
而北小校明亮獲之械送行在伏誅甲午時青使人僞
爲金兵道邳州出漣水奪金呂租而伏騎八百翼旦全
引二百騎度淮與鬪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往拔全
出全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全敗舉
兵追北軍晞稷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稷詰之二人不
爲屈然懼禍及已晞稷乃潛授世雄勝軍統制教使逃
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達揚州晞稷
初至楚緩急相濟如囚趙社逐朱虎賊尚知畏屢令全
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翀及將校飲酒酣

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忽有將校曰當時忠義
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軍乘勢將帶若潰將何以還一
人曰制司必欲追之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東
爲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狎以告晞稷
翼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不復誰何
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軍器
庫止餘槍千數千全復取去全欲戰艦晞稷使擇二艦
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
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盜篋者五百千未之
閱全始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

大怒又有苟夢玉書卽以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玉
反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堂召亟辭全如京己卯全餽餞
夢玉如年時潛殮諸十里之郊復出榜捕害夢玉者全
往青州五月丁卯全取東平不克戊寅劉全以券易制
司錢不如欲復謀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兵
攻恩州明日義斌出兵與全鬪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
追之獲馬二千匹皆揚州強勇軍馬也慶福往救又敗
全退保山崗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
之會全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納全降
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

汧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禽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范亦以爲言不報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晞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憚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大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大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死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附己覬金

五百兩青見義斌死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折俎銅券二千他覬稱是恩徧麾下人人喜悅晞稷宴青全餽折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七百從官犒鐵錢券人五千全犒銅錢三倍許携南貨免稅於是請行者不已得千人以俱晞稷又以千八百人繼之二年春趙范奉祠林珙知揚州權提點刑獄全比剽山東南假宋以疑大元且仰食會金與大元爭大名全得往來經理三月丙辰朔大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大元築長圍夜布狗砦糧援路絕全遣小校周興祖縋城雜樵采者走楚州發援兵終不能支全與

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勅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止而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未歸以苟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瑋久在盱眙雅意建閩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鎮江副都統彭忬延譽京師自謂素撫鎮江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力朝廷信之忬亦垂涎代卓從吏尤力九月以瑋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忬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己亥晞稷以戶部侍郎召

本幾出知袁州十一月壬子朔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自隨時青在淮陰瑋怨其移屯叛已不召也夏全請從瑋素畏全校亦俾留盱眙忬自揣資望視瑋更淺曰瑋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何端坐爲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青亦自淮陰復移屯城內瑋且駭且恐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不往甲子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乃

正

宋史卷四百七十六終

68-11426

